

明史藁

列傳自二十
至二十四

三十四

075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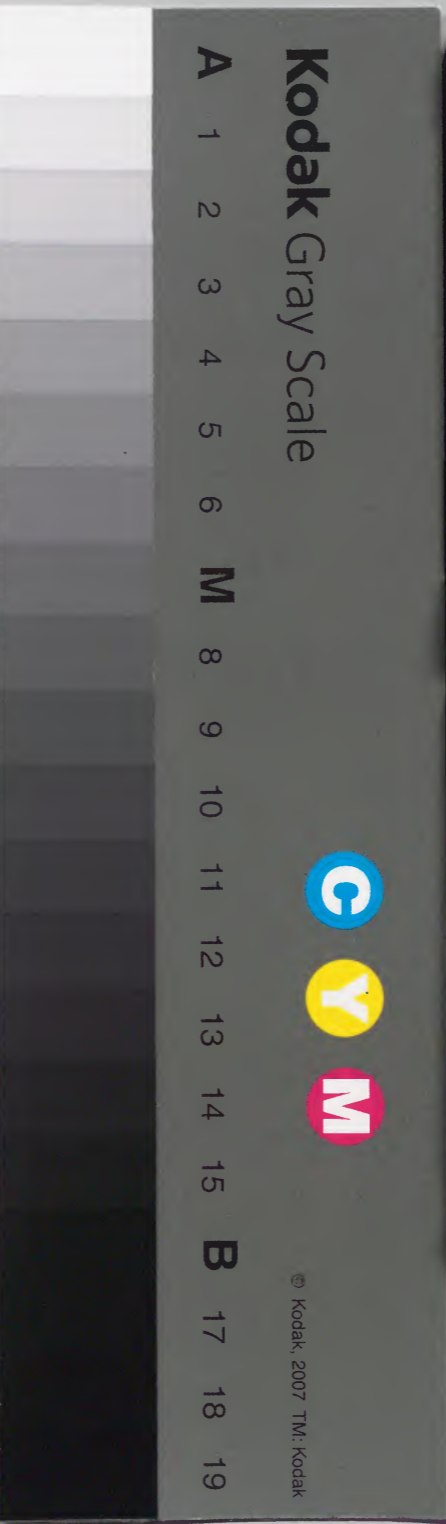
新刊納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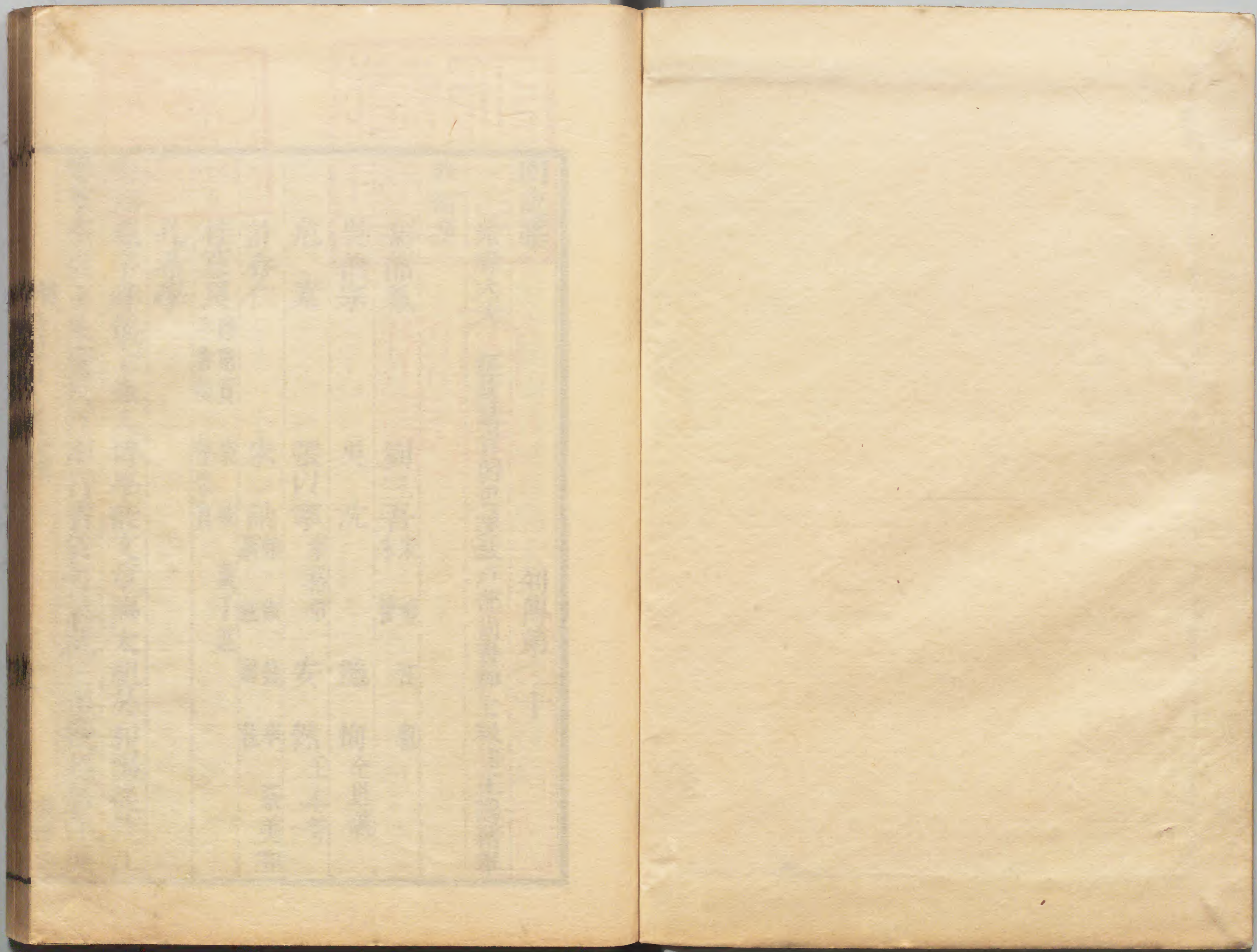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九	三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二	三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31
冊數	80 (34)
函號	281 40

新刊納卷







明史藁

列傳第二十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樂韶鳳

劉三吾

朱善

汪獻

吳伯宗

吳沈

鮑恂 全思誠

危素

張以寧

秦裕伯

安然 王本等

許存仁

宋訥

趙倣

錢宰 張美和

桂彥良

陳南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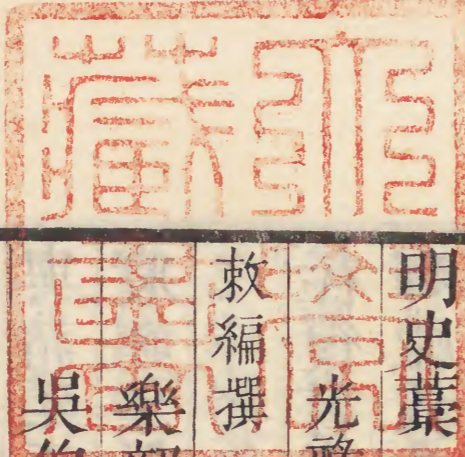
葉岐

董子莊

孔希學

樂韶鳳字舜儀全椒人博學能文章謁太祖於和陽從渡江

參軍事從下集慶授江南行省管勾洪武三年授起居注歷



7318

給事中。中書左司員外郎。兵部侍郎。六年。拜尙書。與中書省御史臺都督府。定教練軍士法。改侍講學士。與承旨詹同。釐正釋奠先師樂章。編集大明日曆。七年。帝以祭祀駕還。應用樂舞前導。命韶鳳等撰樂章。因撰神降祥神貺惠。酣酒色荒禽荒諸曲以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皆寓規諫。禮部具樂舞圖以上。命太常肄習之。帝以舊韻出江左。多失正者。命與諸廷臣。參考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名洪武正韻。又命考陵寢朔望祭祀禮。及登壇脫舄禮。詳稽故實。裒定其儀。帝俱從之。尋病免。未幾起國子司業。遷祭酒。奉詔定皇太子與諸王。往復書劄禮。考據精詳。屢被褒答。十三年。致仕歸。以壽終。弟暉。禮毅。皆知名。暉開封知府。禮太常卿。毅諸暨同知。

劉三吾。茶陵人也。初名崑。後名如孫。字三吾。以字行。兄耕孫。壽孫。皆仕元。耕孫寧國路推官。長槍賊陷寧國。死焉。壽孫常寧州學正。武岡洞獠寇常寧。亦死之。三吾避兵。廣西行省承旨。授靖江教授。遷儒學副提舉。明兵下廣西。乃歸茶陵。洪武十八年。以茹瑄薦。召至。年七十三矣。奏對稱旨。授左贊善。累遷翰林學士。時天下初平。典章闕畧。帝銳意制作。而宿儒凋謝。得三吾。晚悅之。一切禮制。及三場取士法。多所刊定。三吾博學善屬文。帝製大誥。命三吾序。洪範注成。亦命序。敕修省躬錄。書傳會選。寰宇通志。禮制集要諸書。皆總其事。書成。賜賚甚厚。帝嘗曰。朕觀天象奎壁間。嘗有黑氣。今消矣。文運其興乎。卿等宜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帝製詩。時令屬和。嘗

賜以朝鮮玳瑁筆。朝參命列侍衛前。燕享賜坐殿中。與汪叡朱善稱三老。而禮遇尤重。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吏部劾其怠職。降國子博士。未幾復學士。皇太子薨。帝御東閣門。召群臣曰。朕老矣。太子不幸至此。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燕王英武似朕。立之何如。三吾進曰。皇孫年富。世適之子。子歿孫承。適統禮也。卽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帝不答。大哭而罷。皇太孫之立。三吾有力焉。三吾爲人慷慨。不設城府。自號坦坦翁。至臨大節。屹乎不可奪。戶部尚書趙勉者。三吾壻也。坐賊死。三吾引退。許之。未幾又復學士。三十年。偕紀善白信蹈等。主考會試。榜發。泰和宋琮第一。北士無預者。琮善易學。登第。官檢討。悵然語人曰。翰苑當有厄。吾其竄乎。旣而諸生上

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帝怒。命侍講張信等覆閱。不稱旨。有言信等故以陋卷呈。由三吾等屬之也。帝益怒。信蹈等論死。三吾以老戍邊。琮亦遣戍。帝親賜策問。更試擢六十一人。皆北士。時謂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云。建文初。三吾召還卒。琮永樂初赦還。起刑部檢校。鄉人楊士奇輩貴顯。琮無所攀援。宣德中。以檢討掌助教事。卒之前。預尅死期。或叩以休咎。不應。叡字仲魯。婺源人。元末與弟同集義旅。保鄉邑。助復饒州。授浮梁州同知。不受。同爲元帥守婺源。胡大海克休寧。叡兄弟來附。設星源翼分院於婺源。以同爲院判。叡歸田里。庚子秋。同將兵爭鄱陽。不克。棄妻孥。亡之浙西。幕府疑之。檄叡入應天爲質。已聞同爲張士誠所殺。授叡安慶稅令。未幾徵參

贊川蜀軍事。以喘辭歸。洪武十七年。復召見。命講西伯戡黎篇。授左春坊左司直。嘗命續薰風南來詩。及他應制皆稱旨。請春夏停決死罪。體天地生物之仁。從之。踰年疾作。請假歸。叡敦實簡靜。不妄言笑。及進講兩宮。遇事輒言。帝嘗以善人呼之。官安慶時。入奏事。楚寇陷城。妻程負幼子淮竄山中。度難兩全。棄之。僕後至。得幼子草間無恙。寄乳村媪。逾旬子母復聚。善字備萬。豐城人。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元末兵亂。隱山中。著詩經解。頤史輯。事繼母以孝聞。洪武初。為南昌教授。八年。對廷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奏對失旨。謫遼東教授。未至。放還鄉。召為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曰。民間姑舅子若女。及兩姨子若女。法不得為婚。讐家詆訟。或已聘見絕。或

既婚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奪。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謂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為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姑舅兩姨子女。無尊卑之嫌。成周時。王朝所與為婚者。不過齊宋陳杞。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為婚姻可知。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為甥舅之國。後世晉王謝。唐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皆世為婚媾。溫嶠以舅子娶姑女。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晷女。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人姊也。今江浙此事尤多。以致訟獄繁興。願下羣臣議。弛其禁。帝是之。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論說多稱旨。嘗講家人卦心箴。帝大悅。未幾。請告歸。卒。年七十二。卒之前。有星如虹墜其舍。正德中。諡文恪。

吳伯宗名祐。以字行。金谿人。洪武三年庚戌。鄉薦舉首。明年辛亥。廷對擢進士第一。時開科之始。得伯宗。帝甚喜。賜冠帶袍笏。授禮部員外郎。與修大明日曆。胡惟庸用事。欲人附已。伯宗性剛直。不肯相屈下。惟庸銜之。中傷以事。謫居鳳陽。伯宗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任以事。久之。必為國患。辭甚剴切。帝得奏。召還。賜衣鈔。奉使安南。得馴象。方物以獻。除國子助教。命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說。改翰林典籍。帝製十題命賦。援筆立就。詞旨峻潔。帝稱曰才子。賜織金錦衣。除太常寺丞。辭。改國子司業。又辭。忤旨。貶金縣教諭。至淮安。召還。為翰林檢討。十五年。進武英殿大學士。明年冬。坐弟仲寔為三河知縣。薦舉不實。詞連伯宗。降檢討。伯宗

溫厚詳雅。不苟媢阿。故屢獲譴。踰年卒於官。
吳沉字濬仲。蘭溪人。元國子博士師道子也。早以學行聞。太祖下婺州。召沉及同郡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吳履孫履張起敬。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已命沉為郡學訓導。洪武初。郡以儒士舉。誤上其名曰信仲。授翰林院待制。沉謂修撰王釐曰。名誤不更。是欺罔也。將白於朝。釐言恐觸上怒。沉不從。牒請改正。帝喜曰。誠懇人也。遂眷遇之。召侍左右。論說書史。以事降編修。復待制。再降。編修給事中。鄭相同言。尊無二上。故事。啟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沉駁之曰。東宮國之大本。繼聖體承天位者也。尊東宮。所以尊主

上相同言非是。帝從之。尋以奏對失旨。降渭源縣教諭。未行。復爲翰林院典籍。尋擢東閣大學士。初帝謂沉曰。聖賢立教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以三事編輯。至是書成。賜名精誠錄。命沉撰序。居一年。降翰林侍書。尋改國子博士。踰年以老乞歸卒。沉嘗著辨言。孔子封王爲非禮。後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濬皆以封孔子王及諡爲非禮。至嘉靖九年更定祀典。改稱至聖先師。實祖沉說也。鮑恂字仲孚。崇德人。受易於臨川吳澄。好古力行。著大易傳義。學者稱之。元泰定元統間。省試第一人。至正中。薦授温州路學正。學士張翥御史劉彥博薦入翰林。不就。洪武四年。初以科舉取士。召恂同宋濂爲考試官。十五年。禮部主事劉庸。

薦恂及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登州張紳。皆明經老成。達治體。可備顧問。帝遣使辟召。恂詮長年先至。恂年八十餘。長年詮亦皆逾七十矣。帝見之甚喜。賜坐顧問。翌日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帝曰。特煩輔導太子耳。免卿等早朝。從容晏語。庶不負平生所學。何辭爲。皆言老且病。辭益力。遂放還。後紳至。以爲鄆縣教諭。尋召爲右僉都御史。終浙江左布政使。其明年以耆儒徵者。曰全思誠。字希賢。上海人。博雅弘粹。少負文名。亦授文華殿大學士。又明年請老。賜敕致仕。危素字太樸。金谿人。唐撫州刺史全諷之後。少通五經。遊吳澄。范梈門。皆折行輩與爲禮。至正元年。用大臣薦。授經筵檢討。修宋遼金三史。及注爾雅成。賜金及宮人不受。由國子助

教遷翰林編修纂后妃等傳事逸無據素買餽饋宦寺叩
之得寔乃筆諸書卒爲全史遷太常博士兵部員外郎監察
御史工部侍郎轉大司農丞禮部尙書時亂將亟素每抗論
得失丞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何多也素曰不敢畏丞相
畏後世史官耳十八年參中書省事請專任平章定住總西
方兵毋迎帝師悞軍事用普顏木花爲參政經畧江南立兵
農宣撫使司以安畿內任賢守令以撫流竄之民且諫曰今
日之事宜臥薪嘗膽力圖中興尋進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二
十年拜參知政事字羅帖木兒與擴廓帖木爾俱平章總兵
河南漸生釁端素建議用孛羅爲丞相治四川擴廓爲丞相
治河南各責其成功順帝不能用俄除翰林學士承旨孛羅

入相出爲嶺北行省左丞言事不報棄官居房山素爲人侃
直數有建白敢任事順帝令寫釋氏書不可又諫罷刊行三
藏經上都宮殿火敕重建大安睿思二閣素諫止之請親祀
南郊築北郊以斥合祭之失因進講陳民間疾苦詔爲發錢
粟賑河南永平民奉命墾田雄霸闢土幾萬畝淮南兵亂素
往廉問假便宜發楮幣賑維揚京口饑元末諸臣中最有聲
居房山者四年明師將抵燕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起爲承
旨如故素甫至而師入乃趨所居報恩寺入井寺僧大梓力
挽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遂止兵迫史
庫往告鎮撫吳勉輦而出之元實錄得無失太祖召素至京
洪武二年授翰林侍講學士數訪以元興亡之故且詔撰皇

陵碑文皆稱旨。會甘露降鍾山。廷臣稱賀。翰林應奉睢稼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中及太寧。下及萬靈。則膏露下。起居注魏觀曰。陛下寬租賦。減徭役。百姓歡豫。此所謂和氣之凝也。於是素進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茲者降於松柏。蓋陛下尊賢養老所致也。宜告宗廟。頒示史館。帝不許。素等皆頓首謝。頃之坐失朝。被劾罷。居一歲。復故官。兼弘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嘗偕諸學士賜宴。屢遣內官勸之酒。御製詩一章。以示恩寵。命各以詩進。素詩最後成。帝獨覽而善之。曰。素老成有先憂之意。時素已七十餘矣。他日帝御東閣側室。素行簾外。履聲橐橐然。帝問誰也。對曰。老臣危素。帝哂曰。朕謂是文天祥耳。御史王著等希旨論素亡國之臣。

不宜列侍從。詔謫居和州。守余闕廟。歲餘卒。先是至元間。西僧嗣古妙高。欲燬宋會稽諸陵。夏人楊輦真珈。為江南總攝。請如二僧言。遂悉掘徽宗以下諸陵。攫取金寶。盡哀帝后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其上。名曰鎮南。以示厭勝。又截理宗顱骨為飲器。真珈敗。其資皆籍於官。飲器亦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素在翰林時。宴見備言始末。帝歎息良久。謂素曰。宋帝初無大失德。元與宋亦無世仇。既取其國。何縱奸人肆惡如此。遂命北平守將。購得顱骨於西僧汝納所。諭有司厝於高坐寺西北。其明年。紹興以永穆陵圖來獻。遂救葬故陵。蓋實自素發之云。

張以寧字志道。古田人。父一清。元福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以寧年八歲。或訟其伯父於縣繫獄。因詣縣伸理。尹異之。命賦琴堂詩立就。伯父得釋。以寧用是知名。泰定中。以春秋舉進士。由黃巖判官。進六合尹。坐事免官。滯留江淮者十年。順帝徵爲國子助教。累至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在朝宿儒。虞集。歐陽元。揭傒斯。黃潛之。屬相繼物故。以寧有俊才。博學強記。擅名於時。人呼小張學士。明師取元都。與危素等偕赴京。奏對稱旨。復授侍講學士。特被寵遇。帝嘗登鍾山。以寧與朱升。秦裕伯等。扈從擁翠亭。給筆札賦詩。洪武二年秋。奉命使安南。封其主陳日燿爲國王。御製詩一章遣之。甫抵境。而日燿卒。國人乞以印詔授其世子。以寧不聽。留居洱江上。諭世子告哀於朝。且請襲爵。旣得命。俟後使者林唐臣至。然後入

境將事。事竣。教世子服三年喪。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安南大悅。天子聞而嘉之。賜璽書。比諸陸賈。馬援。再賜御製詩八章。及還道卒。詔有司歸其柩。所在致祭。以寧爲人潔清。不營財產。奉使往還。襪被外無他物。本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學尤專春秋。多所自得。譔胡傳辨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未就。寓安南踰半歲始卒業。閱月病革。竟死。元故官來京者。素及以寧名尤重。素長於史。以寧長於經。素宋元史藁俱失傳。而以寧春秋學遂行。家古田翠屏山下。學者稱翠屏先生。門人石光霽字仲濂。泰州人。讀書五行俱下。洪武十三年。以明經舉。授國子學正。進博士。作春秋鈎元。能傳以寧之學。裕伯字景容。大名人。仕元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遭世亂。

棄官客揚州。久之復避地上海養母。母卒居喪盡禮。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太祖命中書省檄起之。裕伯對使者曰。食元祿二十餘年而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徵。稱病不出。帝乃手書諭之曰。海濱民好鬪。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涕泗橫流。不得已偕使者入朝。授侍讀學士。固辭不允。帝登鍾山。與學士朱升張以寧等扈從擁翠亭。給筆札賦詩。甚見寵待。二年改待制。旋爲治書侍御史。三年始詔設科取士。以裕伯與御史中丞劉基爲京畿主考官。裕伯博辨善論說。占奏悉當帝意。帝數稱之。出知隴州。卒於官。

安然。祥符人。徙居潁州。元季以左丞守萊州。明兵下山東。率衆歸附。洪武元年授起居注。轉給事中。尋擢山東參政。撫綏流移。俸餘悉給公用。帝聞而嘉之。召爲工部尙書。除河南參政。歷浙江布政使。入爲御史臺右大夫。改左中丞。坐事免。十四年復召爲四輔官。先是帝罷中書省。散其職掌於六部。詔天下舉賢才。戶部尙書范敏薦耆儒王本杜佑龔敷杜敷趙民望吳源等。召至告之太廟。以本佑龔敷爲春官。杜敷民望源爲夏官。秋冬闕。命本等攝之。兼太子賓客。位公侯伯都督之次。屢賜敕諭。隆以坐論之禮。命協贊政事。均調四時。會立冬。朔風釀寒。成冬令。帝以爲本等功。賜敕嘉勉。又月分三旬。人各司之。以雨暘時若。驗其稱職與否。刑官議獄。四輔及諫

院覆覈奏行。有疑讞。四輔官封駁。居無何。數等四人相繼致仕。召然代之。而本後亦坐事誅。諸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朴無他長。獨然久歷中外。練達庶務。眷注特隆。尋卒。繼然爲四輔者。李幹何顯周。幹出爲知府。佑顯周俱罷去。是官遂廢不復設。本不詳其籍里。佑安邑人。嘗三主本布政司鄉試。稱得人。龔敷鉛山人。以行誼重於鄉。致仕後復起爲國子司業。歷祭酒。坐放諸生假不奏聞免。杜敷字致道。壺關人。舉元鄉試第一。除高平教諭。遷臺州學正。歸家教授。通易詩書三經。源莆田人。亦再徵爲國子司業。卒於官。民望藁城人。幹絳州人。顯周內黃人。

許存仁名元。以字行。金華人。父謙受學金履祥。學者稱白雲先生。太祖克金華。訪謙後。召存仁語大悅。至應天授府學教授。仍命入傅諸子。尋擢國子博士。從至濠州。太祖將改葬仁祖。問何服。存仁曰。禮改葬總旣葬除之。太祖愴然命有司以粗布製素冠白纓衫。經嘗命講尙書洪範休咎徵之說。又嘗問孟子何說爲要。存仁以行王道省刑薄賦對。吳元年擢祭酒。存仁出入左右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事。至進退人才。無不與論議。言官以移用官物。坐存仁罪。帝笑不問。旣而告歸。僉事程孔昭劾存仁寓杭取妾。以象牙飾床。失師臣體。詔安置韶州。遇赦歸。忌者劾存仁不應赦條。逮死獄中。弟存禮有學行。任北平教授。贛人劉丞直者字宗弼。元至正進士。由博士擢司業。與存仁同寮。存仁將請告。丞直曰。不可。王上方天與

人歸。公儒臣宜俟登極。存仁旣得罪。始悔不用丞直言。丞直
至浙江按察司僉事。以才識爲帝所稱。

宋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元侍御史。封魏國公。諡忠肅。訥性
持重。學問該博。至正中。舉進士。任鹽山尹。棄官歸。洪武二年。
徵儒士十八人。編禮樂諸書。訥與焉。事竣。不仕歸。久之。用四
輔官杜敷薦。授國子助教。橫經發難。學者翕然宗之。十五年。
超遷翰林學士。命撰國子監宣聖廟碑。稱旨賞資甚厚。頃之。
改文淵閣大學士。嘗寒。附火。燎脇。下衣。至膚始覺。帝製文警
之。未幾。遷祭酒。時功臣子弟皆就學。及歲貢士。恒數千人。訥
爲嚴立學規。講解無虛晷。止學舍。不宿於家。帝悅。十八年。復
開進士科。取士四百七十有奇。由太學者三之二。黃湜。練子

寧許觀等皆預。再策進士亦如之。帝大悅。製詞褒美。助教金
文徵等。疾訥搆之。吏部尙書余煥。牒令致仕。訥陛辭。帝驚問
大怒。誅煥。文徵等留訥如故。訥嘗病。帝曰。訥有壽骨。當愈。未
幾果愈。帝使畫工。圖訥其像。危坐。有怒色。帝問。昨何怒。訥
驚對曰。諸生有趨踣者。碎茶器。臣愧失教。故自訟耳。且陛下
何自知之。帝出圖。訥頓首謝。長子麟。舉進士。擢御史。出爲望
江主簿。帝念訥老。召還侍訥。二十三年春。訥再病。仍止學舍。
病革。麟請歸私第。叱曰。時當丁祭。敢不敬耶。祭畢。昇歸舍而
卒。年八十。帝悼惜。自爲文祭之。又遣官祭於家。爲治葬地。文
臣四品。給祭葬者。自訥始。正德中。諡訥文恪云。訥嘗應詔陳
邊事。言海內又安。蠻陬奉貢。惟沙漠尙煩聖慮。若置不治。久

且為患窮追遠擊。則士馬疲敝。轉輸不繼。陛下為聖子神孫計。不過謹備而已。備邊在乎實兵。實兵在乎屯田。漢本始中。匈奴率十餘萬騎而南。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陛下宜於諸將中。選謀勇數人。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如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邊地。遠近首尾相應。耕作以時。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策也。帝是之。邊防多用其言。訥既卒。久之。帝思訥官其次子復祖為司業。誠諸生守訥學規。違者罪至死。帝開國時。即重師儒官。許存仁。魏觀為祭酒。老成端謹。後皆坐事誅。樂韶鳳官一年致仕。李敬。吳顛等皆不稱職。訥稍晚進。最蒙遇。與訥定學規者。司業王嘉。會龔。敷。三人者年高。鬚髮皓

白。終日危坐堂上。肅然而趙俶。錢宰。張美。和。聶鉉。蕭執等皆名儒。當洪武時。先後為博士。助教學錄。以故諸生多所成就。敷遷祭酒。嘗為四輔官。見安然傳。嘉會字原禮。嘉興人。以薦徵賦詩稱旨。授翰林院檢討。擢國子監司業。十六年。亦以老疾請。優詔留之。年八十卒。官。賻卹甚厚。

趙俶字本初。山陰人。元進士。洪武六年。徵至。論經史。貫串古今。除國子博士。帝御奉天殿。召俶等曰。經學必宗孔子。毋以儀秦縱橫。俶請以正定十三經。頒示天下。屏戰國策。及陰陽識卜諸書。勿列學宮。明年。擇諸生穎拔者三十五人。命俶專領之。教以古文。尋擢李擴。黃義等入文華武英二堂說書。皆見用。九年。御史臺言。博士俶以詩經教成均四年。其弟子多

爲方岳重臣。及持節各部者。今年逾懸車。請賜骸骨。乃進俶
秩。以翰林院待制致仕。賜內帑錢治裝。宋濂率同官暨諸生
千餘人送之。卒年八十一。子圭玉。兵部侍郎。出知萊州。有聲。
錢宰字子予。會稽人。吳越武肅王十四世孫。至正間。中甲科。
親老不仕。洪武二年。徵爲國子助教。作金陵形勝論。歷代帝
王廟樂章。皆稱旨。居數年。乞休。進國子博士。賜敕遣歸。二十
七年。帝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他註與
鄱陽鄒季友所論。有未安者。徵天下宿儒訂正之。兵部尙書
唐鐸舉宰。及致仕。編修張美和。助教靳權等。行人馳傳徵至。
命學士劉三吾總其事。江東諸門酒樓成。賜百官鈔宴其上。
宰等賦詩以獻。帝大悅。諭諸儒年老願歸者。先遣之。宰年最

高請留。帝喜。書成。賜名書傳。會選。頒行天下。厚賜宰等。令馳
驛歸。宰卒。年九十六。美和名九韶。以字行。清江人。年十三。能
詞賦。元末。累舉不仕。洪武三年。以薦爲縣學教諭。後遷國子
助教。改翰林院編修。致仕歸。帝親爲文賜之。復與宰等並徵。
書成。遣還。聶鉉者。字器之。美和同邑人。以洪武四年進士。爲
廣宗丞。疏免旱災稅。秩滿入覲。獻南都賦。及洪武聖德詩。授
翰林院待制。改國子助教。遷典籍。與美和同賜歸。十八年。復
召典會試。欲留用之。乞便地自養。令食廬陵教諭俸。終其身。
時稱成均三助。謂鉉與美和。及嘉興貝瓊也。

蕭執字子所。泰和人。洪武四年。鄉舉爲國子學錄。五年。夏至。
帝有事北郊。召尙書吳琳。主事朱濂。率文學士以從。執偕陶

凱等十二人見帝齋所令賦詩親第甲乙復令賦山梔花閱
執詩喜遍示諸臣召使前寵眷傾一時時帝留意文學往往
親試廷臣執與陳觀知遇尤異觀以訓導入覲試王猛捫蝨
論立擢陝西參政尋召還侍左右應制作鍾山賦賜金幣在
陝以廉謹稱或問陝產金其鑛何狀觀大驚曰吾備位藩寮
何金之問其卒也妻子幾無以自存而執以親老乞歸親歿
廬墓側申國公鄧鎮勦龍泉寇蔓及泰和執往責之鎮爲禁
止邑人以安兩人皆篤行君子也

桂彥良名德俚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進士爲包山書院山
長改平江路學教授罷歸張士誠方國珍交辟不就洪武六
年徵詣公車以白衣賜宴授太子正字帝嘗出御製詩文彥

良就帝前誦聲徹殿外左右驚愕帝嘉其朴誠時選國子生
蔣學等爲給事中舉人張唯等爲編修肄業文華堂命彥良
及宋濂孔克表爲之師嘗從容有所咨問彥良對必以正帝
每稱善至書其語揭便殿七年長至詞臣撰南郊祝文用予
我字帝以爲不敬彥良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
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霽曰正字言是也時
御史臺具獄令詞臣覆讞彥良所論釋者數十人遷晉王府
右傅帝親爲文賜之彥良入謝帝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
曰臣不如宋濂劉基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彥良
至晉製格心圖獻王後更王府官制改左長史朝京師上太
平十二策帝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治道世謂儒者泥

古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十八年請告歸卒。福王時追諡敬裕。帝開國初特重師傅。既命宋濂教太子。而諸王傳亦慎其選。彥良與陳南賓蕭岐等皆宿儒老生。李希顏者尤以嚴見憚。駙馬胡觀亦為遴。徐宗實教之。其後永樂洪熙時。長史董子莊趙季通劉淳楊黼金實蕭用道宋子環之屬。皆有名。嗣是以降。王官不為清流。無足錄者矣。南賓名光裕。以字行。茶陵人。元末為全州學正。洪武三年聘至都。除無棣丞。歷膠州同知。所至以經術飾吏事。召為國子助教。嘗入見講。洪範九疇。帝大喜。書姓名殿柱。後御注洪範。多采其說。擢蜀府長史。蜀獻王好學。敬禮尤至。造安車以賜。為構第。名安老堂。二十九年與方孝孺同為四川考試官。詩文清勁有法。卒年

八十。岐字尚仁。泰和人。五歲而孤。事祖父母以孝聞。有司屢舉不赴。洪武十七年詔徵賢。良強起之。上十便書萬餘言。時帝刑罰過中。訐告風稍熾。岐請禁止實封。以杜誣罔。依律科獄。以信詔令。語皆指切。召見授潭王府長史。力辭忤旨。謫雲南。楚雄訓導。岐即日行。遣騎追還。歲餘改授陝西平涼。再歲致仕。復召與錢宰等考定書傳。賜幣鈔給驛歸。嘗輯五經要義。又取刑統八韻賦。引律令為之解。合為一集。嘗曰。天下理本一。出乎道必入乎刑。吾合二書。使觀者有所省也。學者稱正固先生。子忠幼被掠。臨洮百戶何氏收為壻。岐自平涼歸。遇於道。携還家。其後遂為顯族。子莊名琰。以字行。江西樂安人。博學有操行。洪武中以鄉薦除雲南學官。遷知茂名縣。成

祖擢爲國子司業。出爲趙王府右長史。恭謹小心。隨事匡正。王多過。帝輒以責長史。子莊夾持王愈堅。永樂十八年春。當陪祀國社。夙興正衣冠。端坐而卒。季通字師道。天台人。由教官歷永豐龍溪知縣。與修太祖實錄。除國子博士。進司業。出爲趙王府左長史。與子莊同心輔導。多所裨益。藩府賢僚。首稱趙董淳。南陽人。洪武末。爲原武訓導。周王聘爲世子師。尋言於朝。補右長史。以正輔王。端禮門槐。盛夏而枯。淳陳咎徵。進戒。王用其言。修省。枯枝復榮。王旌其槐曰攄忠。致仕十餘年而卒。年九十有七。黼吉水人。由進士授御史。仁宗卽位。上疏言十事。擢衛王府右長史。盡心獻替。未嘗苟取一錢。宣德初卒。實開化人。成祖卽位。上書言治道。帝嘉之。復對策稱旨。

除翰林典籍。預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選爲東宮講官。歷左春坊左司直。仁宗卽位。除衛府左長史。正統初卒。爲人孝友。敦行誼。閱經史。日有程限。至老不輟。用道泰和人。建文中。舉懷才抱德。詣闕試文章。擢靖江王府直史。召入翰林。修類要。燕師渡淮。與周是修同上書。指斥用事者。永樂初。預修太祖實錄。改右長史。從王之藩桂林。嘗爲王陳八事。曰慎起居。寡嗜慾。勤學問。養德性。簡鞭扑之刑。無侵下人利。常接府僚。以通羣情。簡擇謹厚之人。以備差遣。又作端禮體仁遵義廣智四門箴以獻。久之以疾乞歸。成祖怒。貶宣府鷄兒巡檢卒。子暄。由進士官湖廣左布政使。天順四年。舉治行卓異。召拜禮部尙書。初兩京尙書缺。多用布政使爲之。自暄後。遂無拜尙

書者。胆重厚廉靜。有方面聲。及居禮部。疎於政體。又不善奏對。帝不懌。調南京尋卒。子環。廬陵人。由進士爲庶吉士。除驗封主事。歷考功郎中。從師達採木湖廣。以寬厚得衆心。仁宗卽位。簡授梁府右長史。改越府。和易澹泊。居兩府皆有賢聲。宣德中卒官。

李希顏字愚庵。邠人。隱居不仕。太祖手書徵之。至京爲諸王師。規範嚴峻。諸王有不率教者。或擊其額。帝撫而怒。高皇后問故。曰。烏有以堯舜訓吾子。顧怒之耶。乃解。授左春坊右贊善。諸王就藩。希顏歸舊隱。部使騶輿訪之。途遇一老枕橐臥前。驅蹴之起。乃希顏也。倚橐與語。竟日而別。閭里宴集。希顏著緋袍戴笠。往客嘲之。笑曰。戴者本質。著者君賜也。

徐宗實名屋。以字行。黃巖人。少穎悟力學。與弟宗茂宗原。自相師友。教生徒條約嚴肅。用是知名。洪武中。被薦除銅陵簿。請告迎養。忤帝意。謫戍淮陰驛。朝廷選駙馬都尉。東川侯胡海子觀在選中。帝擇師難其人。以命宗實。旣成婚。會當講授。中使援他府例。置駙馬位中堂。北牖下南向。而布師席於西階。上東向。宗實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爲說書。左右大驚。相顧以目。帝聞而嘉之。召宗實慰勞數四。洪武末。授蘇州通判。奏發官粟二十萬石。以活饑民。春水暴齧堤。倡議修築。吳人皆以爲便。節婦王氏。元季未及旌。宗實爲之請。禮部以前朝事不當允。宗實言。武王封比干墓。獨非前朝事乎。婦遂得旌。建文二年。超擢兵部右侍郎。奉使兩淮。海州女子年十六。許

嫁而夫亡。歸夫家。持服養其姑。姑死既葬。誓不嫁。採訪使上其事。禮部謂年未五十。不在旌例。宗實言。此女哭夫筮嫁之初。剪髮葬姑之後。雖刻目截耳。無以復加。應與立志卓異者同科。詔如宗實言。已坐奉使過家稽留。貶尚寶司丞。數月復起爲侍郎。燕事急。使兩浙招義勇。成祖卽位。疏乞骸骨歸。逾二年坐事。逮至京道卒。

孔希學字士行。先聖五十六代孫也。世居曲阜。祖思晦。仕元爲教諭。有學行。仁宗時。訪先聖世嫡。以思晦襲封衍聖公。卒諡文肅。子克堅襲。至元元年。疏請修飾廟像。順帝以山東曆日錢之半給其費。且命御史孔思立持楮幣二萬五千緡。勒石紀績。至正六年。中書言。衍聖公階止嘉議大夫。與爵不稱。

乃進通奉大夫。予銀印。十五年。有薦其明習禮樂者。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希學襲封。其冬。遷中臺治書侍御史。辭歸。明年。拜山東道肅政廉訪使。既受詔復辭。會東土大亂。擊家北次藁城。丞相賀太平薦爲集賢直學士。以希學爲祕書卿。遣使卽藁城起之。既至。值毛貴亂畿甸。廷議遷都關中。克堅曰。天子當與宗廟社稷共存亡。奈何輕棄。今勤王兵漸集。與決戰賊可平也。乃止。十九年。遷禮部尙書。知貢舉。四方士避寇。多聚京師。克堅請設流寓科以取之。其冬。遷陝西行臺侍御史。李思齊察罕帖木爾相攻秦隴間。中朝不能制。思齊部將降於朝。行省議納之。而遣張良弼往禦。中丞袁煥與克堅諍曰。兩軍不敢犯奉元者。以無名耳。今納其叛將。且發

兵禦之。是引虎自噬也。行省不從。渙被劾去。克堅亦自劾歸。月餘思齊及良弼戰於鹿臺。良弼敗。奉元果陷。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順帝賜上尊。太子書大成殿額以賜。克堅以世亂不樂居位。謝病還闕里。後起集賢學士。山東廉訪使。皆不赴。洪武元年三月。徐達下濟寧。克堅稱疾。遣希學來見。達送之京師。希學奏父病不能行。太祖敕諭克堅。末言稱疾則不可。會克堅亦來朝。遇使者淮安。皇恐兼程。進見於謹身殿。問以年。對曰。臣年五十有三。曰。爾年未邁而疾。嬰之。今不煩爾以官。爾家先聖後。子孫不可不學。爾子溫厚。俾進學。克堅頓首謝。即日賜宅一區。馬一匹。米二十石。明日復召見。命以訓厲族人。因顧侍臣曰。先聖後特優禮之。養以祿。而不任以事也。

十一月。命希學襲封衍聖公。置官屬。曰掌書。曰典籍。曰司樂。曰知印。曰奏差。曰書寫。各一人。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教授學錄。學司。各一人。立尼山洙泗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徭役。又命其族人希大。爲曲阜世襲知縣。而進衍聖公秩正二品。階資善大夫。賜之誥。希大階承事郎。賜之敕。三年春。克堅以疾告歸。遣中使慰問。疾篤。詔給驛還家。賜白金文綺。舟次邳州卒。六年八月。希學服闋入朝。命所司致廩餼。從人皆有賜。復勞以敕。賜襲衣冠帶。九月。辭歸。命翰林官。餞於光祿寺。賚白金文綺。明年二月。希學言。先聖廟堂廊廡圯壞。祭器樂器法服不備。乞命有司修治。先世田。兵後多蕪。而徵賦如故。乞減免。並從之。自是每歲入朝。

班亞丞相皆加宴資。希學好讀書善隸法。文詞爾雅。每賓客
燕集。談笑揮洒。爛然成章。承大亂之後。廟貌服物。盡失其故。
畢力修舉。復還舊觀。十四年卒。命守臣致祭。子訥十七年正
月襲封。命禮官以教坊樂。導送至國學。學官率諸生二千餘
人。迎於成賢街。自後每歲入觀。給符乘傳。帝既革丞相官。遂
令班文臣首。訥性恭謹。處宗黨有恩。建文二年卒。子鑑襲。有
孝行。嗣爵。二年卒。成祖卽位。遣使致祭。子彥縉。永樂八年襲。
甫十歲。命肄業國學。久之遣歸。十五年。修闕里文廟。成。御製
碑文勒石。仁宗踐阼。彥縉來朝。仁宗語侍臣曰。外蕃貢使。皆
有公館。衍聖公假館民間。非崇儒重道意。遂賜宅東安門外。
宣德四年。彥縉將遣使福建市書。咨禮部。部臣以聞。命市與

之。已奏闕里雅樂。及樂舞生冠服。敝壞。詔所司修治。景泰元
年。帝幸學。彥縉率三氏子孫觀禮。賜坐彝倫堂聽講。幸學必
先期召衍聖公。自此始。彥縉幼孤。能自立。然與族人不睦。景
泰六年。族祖克昫等。疏訐其數事。彥縉亦訐克昫。章俱下山。
東巡按議。虛實相半。景帝置弗問。未幾彥縉卒。子承慶先卒。
孫弘緒甫八歲。帝驛召至京。襲封。賜玉帶金印。簡教授一人。
課其學。英宗復辟入賀。召見便殿。握其手置膝上。語良久。弘
緒纔十歲。進止有儀。帝甚悅。每歲入賀。聖壽。帝聞其賜第。湫
隘。以大第易之。凡南城賞花。西苑較射。皆與焉。弘緒生而貴。
又恃嬖。翁大學士李賢多過舉。成化五年。被劾按治。奪爵爲
庶人。令其弟弘泰襲。弘泰歿。爵仍歸弘緒子。弘泰旣嗣爵。弘

治十一年。山東按臣言。弘緒遷善改行。命復冠帶。明年六月。聖殿災。弘泰方在朝。弘緒率子弟奔救。素服哭廟。蔬食百日。弘泰還。亦齋哭如居喪。弘泰生七月而孤。奉母孝。與弘緒友。愛無間言。十六年卒。弘緒子聞韶襲。明年新廟建。規制踰舊。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御製碑文勒石。正德三年。以尼山洙泗二書院及鄒縣子思子廟。各有祀事。奏請第聞禮王之帝。授聞禮五經博士。主祀事。世以衍聖公第爲之。著爲令。兩書院各設學錄一人。薦族之賢者充焉。六年。山東盜起。聞韶與巡撫趙璜。請城闕里。遷曲阜縣治以衛廟。不果行。嘉靖二十五年卒。子貞幹襲。三十五年。入朝卒。子尙賢襲。巡撫丁以忠言。尙賢冲年宜如弘泰例。國學肄業。從之。萬曆九年。庶母郭

氏許尙賢。帝爲革供奉女樂二十六戶。令三歲一朝。十七年。尙賢請仍比歲入賀。許之。尙賢博識。天啟元年。卒無嗣。從弟子肩植襲。肩植祖貞寧。衍聖公貞幹弟也。仕爲五經博士。父尙坦。國學生。追封衍聖公。肩植先爲博士。尙賢旣喪。子遂育爲嗣。天啟四年。以覃恩加太子太保。崇禎元年。加太子太傅。

明史藁

列傳第二十終

Blank columns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biography.

明史藁

列傳第二十一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陳修

滕毅 善

李仁 琳

趙好德

楊思義

滕德懋 費震

范敏

周禎

劉維謙 周禎

端復初

劉敏

李質

黎光

單安仁

朱守仁

薛祥

孫遠

劉崧

李叔正

任亨泰

門克新

唐鐸

沈涓

開濟

秦達

趙俊

楊靖

嚴德珉

凌漢

陳修字伯昂。上饒人。從平浙東授理官。援引律令。悉本寬厚。

盡改元季苛政。擢兵部郎中。遷濟南知府。濟南屢經兵燹。比戶彫殘。且多衛將練兵屯田。其間修至調劑有方。兵民相安。流亡復業。帝嘉之。洪武四年。拜吏部尚書。六部之設。自洪武元年。鎮江滕毅首長吏部。一切選除考課。佐省臺裁定。然法制猶未盡。一修乃偕侍郎李仁詳考舊典。參以時宜。按地劇僻。爲設官煩簡。凡庶司黜陟。及課功覈實之法。皆精心籌畫。銓法秩然。未幾卒官。其後部制屢創。令人覲官各舉所知。定內外封贈廕敘之典。自浮山李信始。天下朝正官。各造事蹟文冊。圖畫土地人民以進。及立撥用吏員法。自崑山余焯始。倣唐六典。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設官分職之制。編集爲書。曰諸司職掌。定吏役考滿給繇法。以爲司衛府縣首

領。選監生能文章者。兼除州縣官。及學正教諭。自泰興翟善始。三年一朝。考覈等第。自沂水杜澤始。此洪武時。銓政大畧也。六部初屬中書省。權輕。尚書侍郎仰承丞相意指。毅修及詹同。吳琳。趙好德輩。居吏部。稱賢。然亦無大建。暨至十三年。中書省革。部權乃專。銓衡爲尤要。顧帝用法嚴。得久其位者寡。焯以排宋訥。誅善。貶澤。未數月罷。惟信歷侍郎。尚書。幾二載。卒於官。云毅字仲弘。太祖征吳。以儒士見。留徐達幕下。尋除起居注。命與楊訓文集古無道之君。若桀紂。秦始皇。隋煬帝。行事以進。曰。吾欲觀喪亂之由。以爲炯戒耳。毅與宋濂等。日侍左右。甚見寵遇。吳元年。出爲湖廣按察使。尋召還。擢居吏部。一月。改江西行省參政。卒官。好德字秉彝。汝陽人。由

戶部尚書改官。帝嘉其典銓平明，嘗召與四輔官坐論治道於內殿，命畫史圖像禁中。終陝西參政。初元末時，汝潁兵起，好德謂妻李曰：元運將終，東南當有真主，欲往從之。汝孕，生男，可名太平。他日求我，灑泣而別。謁太祖金陵，歷官有政績。遂至六卿長，其子長名毅，事太祖成祖，官亦至工部侍郎。兼少詹事。善字敬夫，洪武中貢入太學，授吏部文選司主事。歷員外郎。二十六年，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誅，命善署部事。旋進侍郎，署尚書事。逾年實授尚書，明於經術。奏對合帝意，帝曰：善雖年少，宇量恢廓，他人莫及也。欲為營第於泰輿，以善不忍奪人，自益而止。欲除其家戍籍，善曰：戍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帝益以為賢，坐法當刑，父為陳乞，降宣化知縣以終。

信起家縣掾，熾明經，澤訓導，皆用薦擢顯。與修定銓法者，李仁，唐縣人，為陳友諒招討使。王師克武昌來歸，以常遇春薦。代陶安知黃州府事，由給事中擢侍郎。修卒，仁亦進尚書。謫青州政最，擢戶部侍郎。尋致仕。吳琳，黃崗人，太祖下武昌，求荆楚名儒，以詹同薦，名為國子助教，與同並教胄子。文采不如同，而經術過之。吳元年，除浙江按察司僉事，復入為起居注。命齎幣帛，求書於四方。洪武四年，遷太常卿，進兵部尚書。典京闈鄉試。六年，改吏部尚書。又與同迭主部事。踰年乞歸。帝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旁舍，一農人坐小杙，起拔稻苗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前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以狀聞，帝為嘉歎。

楊思義。不詳其籍里。太祖稱吳王。授起居注。初錢穀隸中書省。吳元年。始設司農卿。以思義爲之。明年。建元洪武。設六部。改爲戶部尚書。帝諭思義曰。先王之世。無不耕之民。不蠶之女。自什一制湮。技巧作而農桑廢。一民負耒。百家待食。一女理織。百夫待衣。欲民不貧。何可得也。思義請令民間皆植桑。麻。四年。始徵其稅。不種桑者輸絹。不種麻者輸布。如周官里布法。詔可。帝念水旱不時。緩急無所恃。命思義令天下立預備倉。明年舉耕藉禮。命思義損益前代儀節上之。思義首邦計。獨以興農桑。振災荒爲急。雖本帝意。而經畫詳密。時稱其知本計云。調陝西行省參政。卒於官。自思義外。滕德懋。費震。范敏。茹太素。楊靖之屬。頗有足稱者。德懋字思勉。吳人。元季

爲浙江行省掾參政。朶耳只班討方國珍。辟爲參謀。渡海颶風大作。神色自若。國珍降。留撫台州。台人德之。太祖徵授中書省掾。從征陳友諒。除知信州。以才力不逮辭。改建昌同知。陳氏故臣王浦守建昌不法。德懋持之以正。多所悛改。遷知潭州。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召拜兵部尚書。尋改戶部尚書。以事免官。卒。德懋才辨豪爽。器量弘偉。長於奏疏。一時招徠。詔諭之文。多出其手。敏。閩鄉人。洪武八年。舉秀才。擢戶部郎中。十三年。命署尚書事。未幾。卽授試尚書。薦耆儒王本等。皆拜四輔官。帝以徭役不均。命編造黃冊。敏議百一十戶爲里。丁多者十人爲里長。鳩一里之事。以供歲役。十年一周。餘百戶爲十甲。後遂仍其制不廢。敏尋罷官。震。鄱陽人。洪武初。

以賢良徵爲吉水知州。寬惠得民。擢漢中知府。歲凶盜起。發倉粟十餘萬斛貸民。俟秋成還倉。盜聞皆來歸。令占宅自爲保伍。得數千家。至秋大熟。悉還前粟。帝聞而嘉之。後坐事被逮。以有善政。特釋爲寶鈔提舉。十一年。帝謂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鼓舞天下士。資格者。爲常流設耳。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遂超拜震戶部侍郎。其餘量材超擢者。九十人。震尋進尚書。奉命定丞相御史大夫以下歲祿之制。刻石官署。出爲湖廣布政使。以老致仕。太素靖皆別有傳。洪武初。有張琬者。鄱陽人。以貢士試高等。授給事中。改戶部主事。一日。帝問天下財賦戶口之數。口對無遺。帝悅。立擢左侍郎。謹身殿災。上言時政。歲饑。請蠲民租百萬餘石。俱見嘉納。琬

才敏有心計。以疾卒於官。年二十七。時人惜之。

周禎字文典。江寧人。元末流寓湖南。太祖平漢。用爲江西僉事。吳元年。進大理丞。旋爲卿。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以一時行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詔禎與李善長劉基陶安滕毅等定律令。少卿劉惟謙承周漬與焉。書成。太祖稱善。洪武元年。設刑部。以禎爲尚書。尋改治書御史。出爲廣東行省參政。時省治初開。正官多缺。吏治鮮勸懲。香山丞冲敬興縣治。招流移。以勞卒官。禎爲文祭之。聞者感動。因奏上郡邑良吏雷州同知余騏孫。惠州知府萬迪。乳源知縣張安仁。清流知縣李鐸。揭陽縣丞許德。興學建城功。復舉廉州知府脫因。歸善知縣木寅。寅土司。脫因蒙古人也。二年。復名爲刑部。

尚書尋引疾致仕。帝卽位初，懲元寬縱用法太嚴，奉行者重足立，律令旣具，吏士始知循守。其後數有釐正，皆以禎書爲權輿云。惟謙不詳何許人。吳元年，以才學舉，由大理少卿改刑部郎中。歷廣西、四川參政，入爲刑部尚書。命擬新律條例，揭於四壁，刪繁損舊，輕重得宜，帝善之，頒行天下。後坐事免。禎字伯寧，鄱陽人，江西十才子之一也。官亦至刑部尚書。端復初字以善，溧水人，本姓端木，子貢裔也。從省文稱端氏。元末爲小吏，常遇春鎮金華，召致幕下，未幾辭去。太祖知其名，召爲徽州府經歷，令民自實田，彙爲圖籍，積弊盡刷。遷吉州府通判，丁母憂服闋，召赴京，除磨勘司丞，遷爲令。時官署新立，案牘填委，復初鈎稽無遺，每奏對，帝嘗廷譽之。性嚴峭。

人不敢干以私，僚屬多貪敗，復初獨以清白免。洪武四年，超拜刑部尚書，用法平。杭州飛糧事覺，逮繫百餘人，詔復初往治，分鞫諸囚，合其辭參焉。真僞立得，知府以下皆服罪。明年出爲湖廣參政，令民來歸者，復其賦一年。流亡畢歸，以治辨聞，坐事召還，卒於京。子孝文，翰林待詔。孝思，翰林侍書。先後使朝鮮，並著清節。朝鮮人爲立雙清館云。有劉敏者，肅寧人，舉孝廉爲中書吏，暮市蘆龍江，旦載於家，而後入治事。妻織蘆鬻以奉母，或遺磁瓦器，懸諸梁上，卒還之。爲楚相府錄事，中書以没官女婦，給文臣家，衆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子婦事，何預他人？」及省臣敗，吏多坐誅，敏獨無所預。帝賢之，擢拜工部侍郎，改刑部，出爲徽州府同知，有惠政，卒於

官。

李質字文彬德慶人。有材畧博涉文史。至正末行省何真辟置麾下。德慶民倡亂。真遣質歸募兵二萬人平之。旁郡多賴其保障。好施予。重文雅。名士客嶺南者。茶陵劉三吾。江右伯顏子中。羊城孫蕢。建安張智等。皆往依焉。洪武元年。大軍下廣州。質以城歸。隨真入見。帝慰勞之。授中書斷事。明年改都督府斷事。強力執法。丞相都督咸敬憚之。五年擢刑部侍郎。進尚書。治獄平恕。遣賑飢山東。御製詩章餞之。尋出為浙江行省參政。居三年。惠績著聞。帝念質老。召還京師。嘗入見便殿。訪以時政得失。直言無隱。復起為靖江王府右相。王罪廢。質亦坐死。黎光者。東莞人。以鄉薦拜御史巡蘇州。請賑水災。

全活甚衆。巡鳳陽上封事。悉切時弊。帝嘉之。洪武九年。擢拜刑部侍郎。執法不阿。為御史大夫陳寧所忌。以事中之。死貶所。二人皆粵產。以功名顯。卒因剛直被禍。時人惜焉。

單安仁字德夫。濠人。少為府吏。元末江淮兵亂。安仁集健少年數萬。號青軍。保障一方。授樞密判官。從鎮南王孛羅普化守揚州。時諸豪角立。安仁歎曰。此輩皆為人驅除爾。真人之興。當自有別。鎮南王為長槍軍所逐。安仁無所屬。聞太祖定集慶。乃曰。此真是已。率衆歸附。太祖大悅。命為元帥。即命其軍守鎮江。嚴飭軍伍。敵兵不敢犯。移守常州。其子叛降張士誠。太祖知安仁忠謹弗疑也。及士誠破于被擒。付安仁自處之。安仁守常歲餘。遷浙江副使。悍帥橫斂民。名曰寨糧。安仁

一寘於法。進按察使。徵爲中書左司郎中。佐李善長裁斷。調瑞州守禦千戶。入爲將作卿。洪武元年。擢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安仁精敏多智計。諸所營造。大小中程。甚稱帝意。逾年。改兵部尚書。請老歸。賜田三千畝。牛七十角。歲給尚書半俸。六年。起山東參政。懇辭。仍予致仕家居。嘗奏請濬儀真南壩。至朴樹灣。以便官民輪輓。疏轉運河。江都深港。以防淤淺。移瓜洲倉廩。置揚子橋西。免大江風潮之患。帝善其言。再授兵部尚書。致仕二十年。卒年八十五。

朱守仁字元夫。徐人。元末兵起。應州辟。累破羣盜。歷官樞密同知。守舒城。明兵下廬州。舉城附。授中書斷事。出知袁州。撫安創殘。民甚德之。洪武二年。徵爲工部侍郎。四年。拜尚書。奉

命察山東官吏。歸奏稱旨。尋改北平行省參政。以餽餉不繼。謫蒼梧知縣。進知容州高唐州。皆有善政。十年。進四川布政使司。治尚簡嚴。以疾致仕。雲南平。改威楚開南等路宣撫司。爲楚雄府。起守仁知府事。招集流移。均劑徭役。建學校。興人才。居九年。境內大治。上計入朝。郡人垂涕送之。拜太僕卿。首請立草場於江北滁州等處。牧放馬匹。所轄十四監。九十八羣。馬大蕃息。馬政之修。自守仁始。久之致仕。永樂初入朝。遇疾卒。

薛祥字彥祥。廬州人。元季集義兵。保鄉里。太祖駐師和陽。祥從。俞通海來歸。從渡江。爲水寨管軍鎮撫。數從征有功。洪武元年。轉漕河南。夜半抵蔡河。賊驟至。祥不爲動。好語諭散之。

帝聞大喜。以方用兵供億艱。乃授京畿都漕運使。分司淮安。濬河築堤。自揚達濟數百里。繇役均平。民無怨疾。有勞者立奏請官。三十餘人。幽薊初附。官民南遷。道經淮安。飢凍者衣食之。死者殯焉。山陽海州民亂。駙馬都尉黃琛捕之。誣誤甚衆。祥會鞫無驗者。悉原之。治淮八年。民相勸莫爲惡。負薛公。及考滿還京。皆焚香祝天。願薛公再來。或寫真生祠之。洪武八年。授工部尚書。時造鳳陽宮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鬪殿脊者。太師李善長奏。諸工匠用厭鎮法。帝將盡殺之。祥面折善長曰。太師一言。壞天下人命。若此。恐不利於子孫。乃分別交替。不在工者。并鐵石匠不罪。奏活千數。明年。營謹身殿。有司列中匠爲上匠。帝怒其罔上。命棄市。詔丞相御史大夫。

毋得請。祥在側爭曰。奏對不實。竟殺千人。非法。因極諫得旨。用腐刑。祥復徐奏曰。腐廢人矣。莫若杖而使工。帝可之。又明年。改天下行省爲承宣布政司。以北平重邊。特授祥北平布政使。三年。方面治行稱第一。胡惟庸惡之。罔以營建擾民。謫知嘉興府。十三年。惟庸誅。召爲工部尚書。帝曰。讒臣害汝。何不言。對曰。臣不知也。明年。坐累杖死。天下哀之。子四人。謫瓊州。遂爲瓊山人。孫遠。正統七年進士。景泰時。官戶部郎中。有能聲。天順元年。超擢本部右侍郎。改工部。河決開封。奉詔往塞之。還改戶部。成化初。用兵兩廣。出督軍餉。諭衆能破賊者。以其貲予之。將士爭奮。賊平。轉左侍郎。進尚書。被劾罷。起南京兵部尚書。再被論。不納。會汪直惡之。諷言官更劾遠及禮。

工二尚書鄒幹王復乃傳旨並罷。

劉崧字子高。泰和人。舊名楚。元末舉於鄉國。初改今名。崧七歲能賦詩。家貧寒無爐火。手皸裂而鈔錄不輟。遭亂教授鄉里。洪武三年舉經明行修。召見奉天殿。授兵部職方司郎中。奉命徵糧鎮江。鎮江多勲臣田。租賦數累民。崧力請得與民計畝輸。遷北平按察司副使。以廉慎爲先。輕刑省事。招集流亡。民咸復業。創立文天祥祠於學宮之側。勒石學門。榜示府縣。勿以徭役溷諸生。嘗請減僻地驛馬。以益宛平。帝可其奏。顧謂侍臣曰。驛傳勞逸不均久矣。崧能言之。牧民不當如是耶。坐事爲胡惟庸所謫。輸作京師。尋放歸。十三年。惟庸誅。徵拜禮部侍郎。未幾攝吏部尚書。雷震謹身殿。帝廷諭羣臣陳

得失。崧頓首以修德行仁對。尋致仕歸。踰年與前刑部尚書李敬並徵。拜敬國子祭酒。而崧爲司業。賜鞍馬。令朝夕見。見輒燕語。移時未旬日卒。疾作猶強坐。訓諸生。疾革。敬問所欲言。曰。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無一語及家事。帝命有司治殯殮。親爲文祭之。崧博學有志行。徵時兄弟三人共居一茆屋。有田五十畝。及貴無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傷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居官未嘗以家累自隨。之任北平。攜一童往。至則遣還。晡時吏退。孤燈賦詩。往往達旦。豫章人宗其詩。爲西江派。福王時。追贈禮部左侍郎。諡恭介。

李叔正字克正。初名宗頤。靖安人。年十二能詩。長益淹博。與辛敬萬石楊伯謙查和卿周復輩。稱江西十才子。以薦授國

子學正。洪武初告歸。未幾復以薦徵至京師。仍爲學正。遷渭南丞。同州蒲城人爭地界。累年不決。行省以委叔正。單騎至其處剖數語立決。渭南歲輸糧二萬。豪右與猾吏爲奸。田無定額。叔正履畝丈量。立法精明。諸弊盡剔。遷興化知縣。尋召爲禮部員外郎。以年老乞歸。不許。除國子助教。於是叔正三至太學矣。帝方銳意文治。於國學人材尤加意。然諸生多貴胄。不率教。叔正嚴立規條。旦夕端坐督課。無倦色。朝論賢之。擢監察御史。奉命巡嶺表。瓊州府吏訐其守。踞公座簽表文。叔正鞠之。守得白。抵吏罪。太祖嘉之。曰。人言老御史懦。乃明斷如是耶。擢湖廣參政。遷布政使。召入爲禮部侍郎。十四年。進尚書。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及馬匹。帝却其

貢。命叔正移書責之。未幾卒於官。叔正妻夏氏。當陳友諒陷南昌時。投井死。叔正終身不再娶。

任亨泰。襄陽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是歲再行科舉法。亨泰由太學生擢第一。太祖喜。召祭酒宋訥褒諭之。久之設詹事府。卽擢亨泰爲少詹事。亨泰儀觀甚偉。端重自持。進止皆有容度。人以此稱之。二十七年。進禮部尚書。日照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股不愈。禱岱嶽。母愈。當殺子以祀。母病痊。竟殺其三歲子。有司以聞。帝怒。曰。禮爲長子。三年服。伯兒滅絕倫理。亟捕治之。杖百。戍海南。命亨泰定旌表孝行事例。亨泰議曰。人子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謹其醫藥。臥冰割股。事匪恒經。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

不已。至於殺子。造道傷生。莫此爲甚。墮宗絕祀。尤不孝之大者。宜嚴行戒諭。倘愚昧無知。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明年。議秦王喪禮。因定凡世子襲爵之禮。會討龍州趙宗壽。命同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謹邊方。無納連逃。時帝以安南篡弒。絕其貢。勿與通。至是聞詔。使至震恐。亨泰爲書述朝廷用兵之故。以安慰之。初。吳伯宗嘗使其國。以名德爲交人所重。亨泰科名。與伯宗埒。國人以爲盛事。敬禮有加。及楊靖徵其軍租。遂奉命惟謹。先後使安南者。並稱吳任云。使還坐私市蠻人爲僕。降御史。未幾。思明士官。與安南爭界。詞連亨泰。坐免。繼亨泰者。鞏昌門克新。由薦舉爲泰州教諭。洪武二十六年。秩滿來朝。帝召問經史及政治得失。直言無隱。

授左贊善。時紹興王俊華以善文辭。授右贊善。帝諭吏部曰。左克新右俊華。重直言也。初。教官給由至京。帝詢民疾苦。尙嵐吳從權。山陰張桓。皆言臣職在訓士。民事無所與。帝怒曰。宋胡瑗爲蘇湖教授。其教兼經義治事。漢賈誼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陳時務。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旣集朝堂。朕親詢問。俱無以對。志聖賢道者。固如是乎。命竄之邊方。且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至是。克新以亮直見重。不數年擢禮部尚書。尋引疾。命太醫給藥物。不輟其俸。及卒。命有司護喪歸葬。

唐鐸字振之。虹人。太祖初起兵。卽事左右。守濠州。從定江州。授西安縣丞。召爲中書省管勾。洪武元年。湯和克延平。以鐸

知府事。拊輯新附。士民安之。居三年。入爲殿中侍御史。復出知紹興府。召拜刑部尚書。改太常卿。丁母憂。特給半俸。服闋。除兵部尚書。十五年初置諫院。以爲諫議大夫。帝嘗與侍臣論歷代興廢。曰。使朕子孫如成康。輔弼如周召。則可祈天永命。鐸因進曰。早豫教。選左右。以輔元良。宗社萬年福也。帝又謂鐸曰。人有公私。故言有邪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鐸曰。謗近忠。諛近愛。不爲所眩。則讒佞自遠。帝曰。朕所行有得失。非人言何由知。言有善者。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惟讒佞面諛者。不可容耳。未幾。左遷監察御史。請選賢能京官。徧歷郡縣。訪求賢才。體察官吏。選歷練老成。望隆名重者。居布政按察之職。帝從之。旣復。擢爲右副都御史。歷刑兵二

部尚書。二十二年。置詹事院。命吏部曰。輔導太子。必擇端重之士。三代保傅。禮甚尊嚴。兵部尚書鐸。謹厚有德量。以爲詹事。食尚書俸如故。以鐸常請豫教故也。其年致仕。起詹事兼太子賓客。加太子少保。二十八年。遣鐸招諭龍州趙宗壽。先是鄭國公常茂有罪。安置龍州。病卒。有言茂匿龍州不死。帝乃召宗壽。宗壽不至。帝大怒。命楊文爲征南將軍。統大軍討之。鐸廉得其實。言茂實病卒。宗壽伏罪來朝。乞罷兵。乃命文移兵。征奉議諸州叛蠻。而以鐸參議軍事。逾月。斬賊首王世鐵。破其蓮花大藤峽等寨。諸蠻平。鐸相度形勢。請設奉議衛。及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等處。守禦千戶所。鎮以官軍。皆報可。鐸重厚慎密。不妄取予。帝以故舊遇之。嘗曰。都御史詹

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胥吏不得肆其貪。謗訕滿朝。唐鐸重厚。又謂懦而無爲。一切舞文弄法無所忌。人心不古。有若是耶。徽卒坐罪誅死。鐸以三十年卒京師。年六十九。福王時。追贈太子太傅。諡敬安。沈潛字尚賢。錢塘人。鐸官兵部時。同爲尚書者也。由洪武十八年進士。授工部屯田主事。以明敏稱。二十年。命試兵部侍郎。帝以勛臣子弟多亂法。撰大誥二十一篇。命潛申諭天下武臣。皆令誦習。使知儆惕。示朝廷保全勛舊之意。是月。又以諭戒八條。頒示將士。命儒臣纂輯訓誡書。互相講習。以爲法戒。兵部久闕尚書。潛署部事。一切訓飭事宜。皆承旨行之。尋進尚書。廣西都司建譙樓。青州衛造軍器。擅科民財。潛請凡都司衛所營作。必都督府奏准。官給物

料。毋擅役民。違者治罪。仍禁武臣預民事。干戈甫息。武臣暴橫。數抔文法。至是始戢。潛力也。帝嘗諭致治之要在進賢退不肖。潛因言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在上風厲之耳。賢者舉而不仁者遠。若太陽出而羣陰伏。帝善其言。二十三年。以潛與工部尚書秦逵換官。賜誥獎諭。尋復其舊。後以事免。明初衛所世籍。及軍卒勾補之法。皆潛所定。潮州學生陳質。以父戍籍勾補。請歸卒業。帝令削其兵籍。潛曰。削其籍則缺軍伍。帝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士難。軍缺伍少。一力士耳。獎成賢才。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乃絀潛言。削其籍。

開濟字來學。洛陽人。嘗自比賈誼。元察罕帖木兒徵掌書記。洪武初。以明經舉。授河南府訓導。入爲國子助教。與丞相胡

惟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十四年。御史大夫安然薦濟博通經史。有吏治才。召試刑部尚書。踰年爲真。濟以綜覈爲已任。請天下諸司設文簿。日書所行事。課得失。又各部勘合文移。立程限定功罪。又言。內外議獄章奏。動數千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宜令諸司著成式。頒示中外。無用煩文。出入人罪。又言。軍民以細故犯罪者。宜卽決遣。數月間滯牘一清。帝大以爲能。會都御史趙仁言。曩以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所取上。列置郡縣。多不舉職。宜覈其去留。濟條議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辭爲一科。通曉書義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練達治理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不及三科者爲下。從之。濟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

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濟一算畫。卽有條理。品式可爲世守。以故帝益信任。數被顧問。兼預他部事。人以是忌之。謗議滋起。濟機深。好以法中傷人。帝嘗命定詐僞律。濟議法巧密。帝曰。張密網以羅民。無乃太刻乎。又設籍曰寅戌之書。以程僚屬出入。帝切責曰。古人以卯酉爲常。今使趨事者朝寅暮戌。奉父母會妻子。幾何時耶。又爲榜戒。其僚屬請揭文華殿。帝曰。告誡僚屬之言。欲張殿廷。豈人臣禮。濟慚謝。尋令郎中仇衍脫囚死。爲獄官所發。濟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斃之。御史陶厚仲等發其事。且言濟奏事時。置劄懷中。或隱而不言。覘伺上意。務爲兩端。奸計莫測。役甥女爲婢。妹早寡。逐其姑。而畧其家財。帝怒下濟獄。併希

哲衍等皆棄市。

秦達字文用。宣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歷事都察院。奉檄清理囚徒。寬嚴得體。帝嘉其能。擢爲工部侍郎。時國家初定。營繕事繁。部中缺尚書。達以侍郎署事。大興作多。領之初。工部欲籍諸工匠。驗其丁力。定三年爲班。更番赴京。三月交代。名曰輪班匠。議未行。達復議。量地遠近。爲班次置籍。爲勘合。付之。至期。齎至部。免其家徭役。著爲令。帝以達勤勤。詔有司復其家。嘗命修闕里聖廟。二十二年。進尚書。古帝王廟界通衢。帝患其褻。命徙建於欽天山之陽。廟成。丹繪輝麗。帝甚嘉之。明年。改兵部尚書。未幾。復改工部。帝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甄別之。命達製式以進。帝務求典雅。凡

三易其製。始定。賜監生藍衫條各一。以爲天下先。明代士子衣冠。蓋創自達云。有趙翥者。永寧人。有志節。以學行聞。由訓導舉賢良。擢贊善大夫。善啟迪。帝嘉之。拜工部尚書。奏定天下歲造軍器之數。及議定藩王宮城制度。趙俊者。不知何許人。自工部侍郎進尚書。帝以國子監藏書板刻。歲久殘剝。命諸儒考補。工部督匠修治。俊奉詔監理。古籍始備。洪武十二年。翥改署刑部。尋致仕去。俊十七年免。而達於二十五年。坐事自殺。

楊靖字仲寧。山陽人。洪武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試事吏科。明年。試戶部右侍郎。尋授左。時任諸司者。非進士。卽太學生。有不法者。帝誠諭之。製大誥曰。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瑄。戶

部侍郎楊靖。工部侍郎秦達亦進士太學生也。能率職以稱朕心。朕尊顯之不數年。列於羣職之上。其犯罪不悛者。終至殺身。詎不哀哉。靖見重於帝如此。二十二年。進尚書。明年。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爲令。乃以刑部尚書趙勉與靖換官。諭曰。愚民犯法。如陷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犯益衆。推恕行仁。或能感化。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死。餘罪皆令輸粟北邊。又曰。在京獄囚。卿等覆奏。朕親審決。猶恐未當。在外各官。豈盡得人。所擬豈盡當罪。卿等當詳讞。然後遣官審決。靖承旨。冤獄多所平反。帝嘉納之。嘗鞫一武弁。門卒檢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曰。僞也。安有珠大如此者乎。碎之。帝聞嘆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求悅。一善也。不窮追投獻。

二善也。不獎門卒。杜小人僥倖。三善也。千金之珠。卒然而至。畧不動心。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善也。久之。兼太子賓客。坐事免。會征龍州。趙宗壽詔靖諭安南。輸粟龍州。以白衣往。安南王幼。不通語言。政事皆其相黎一元出。陸運險艱。頗不奉詔。靖反覆諭一元。述帝威德。且許以水運。一元乃輸粟二萬石。至沲海江。別造浮橋。以達龍州。帝大悅。召靖爲左都御史。靖公忠有智畧。善理繁劇。治獄明察。而不事深文。寵遇最厚。同列無與比。有鄉人繫獄。擊登聞鼓。訴狀。靖代改狀草。爲御史所劾。遂賜死。年三十八。時論惜之。明初。士大夫以功名終者少。吳人嚴德珉。由御史擢左僉都御史。以疾求歸。帝怒。謫戍南丹。黥其面。遇赦放還。布衣徒步。自齒齊民。宣德中。猶

存。嘗毆悍軍。軍訟之御史。德珉跪堂下。自言曾在臺。勾當公事。曉三尺法。御史問何官。答言洪武中。曾爲臺長。所謂嚴德珉是也。御史大驚。揖起之。次日往謁。則擔囊徙矣。有教授與飲。見其面黥。戴敝冠。問老人犯何法而黥。德珉述前事。因言先時國法甚嚴。仕者不保首領。此敝冠不易戴也。乃北面拱手。稱聖恩。聖恩云。

凌漢字斗南。原武人。洪武中。以明經舉。至京師。獻烏鵲論。帝善之。授司經局正字。出爲會稽知縣。以事逮繫。久不決。按察使陶晟入覲。帝知漢無罪。爲晟所淹。命釋之。召爲御史。巡按陝西。疏所部疾困數事。且曰。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在春秋戰國則可。今大一統。則不可。苟許其專。

恐啟大臣擅權之漸。帝善之。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及還京師。有德漢者。邀置酒。欲厚報以金。漢曰。酒可飲。金不可受。帝聞之。嘉嘆。擢右都御史。時詹徽爲左。論議頗不合。每面折徽。徽銜之。奏遣按事蘇松。因嗾御史桂滿。劾其失職。降刑部右侍郎。未幾。命署吏部。已改禮部。復爲徽所劾。貶左僉都御史。帝憫其衰。令歸田里。漢叩頭曰。臣願生居京師。死葬此土。許之。居歲餘。起左贊善。又歲餘。復擢右僉都御史。尋令致仕。漢入辭。帝問先賜歸不行。今歸何也。對曰。詹徽在。臣有後憂。今伏誅矣。臣故敢歸耳。漢有治才。廉直。爲帝所知。然出言不檢。持爲時所少。故居官數起。數仆云。

明史藁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陳 遇秦從龍 葉 兌
潘庭堅子 黼 宋思顏
楊元杲阮弘道 夏 煜
孔克仁王 濂等
郭景祥李夢庚
范 常
陳 遇字中行其先曹人高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子
孫因家焉曾祖執中淮南都統制祖汝德溧陽縣判父辛之
元淮南鹽課提舉遇天質沉粹篤學博覽尤精象數之學元
末為温州教授已而棄官歸隱居樂道學者稱為靜誠先生
太祖渡江以秦從龍薦發書聘之至引湯文徵伊呂先主聘

明史藁

列傳第二十一終

明史藁

列傳第二十二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陳 遇秦從龍 葉 兌

范 常

潘庭堅子 黼 宋思顏

郭景祥李夢庚

楊元杲阮弘道 夏 煜

孔克仁王 濂等

陳遇字中行其先曹人高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子
孫因家焉曾祖執中淮南都統制祖汝德溧陽縣判父辛之
元淮南鹽課提舉遇天質沉粹篤學博覽尤精象數之學元
末為温州教授已而棄官歸隱居樂道學者稱為靜誠先生
太祖渡江以秦從龍薦發書聘之至引湯文徵伊呂先主聘

孔明爲喻。遇至與語大悅。遂留幕中參密議。日見親信。嘗三幸其居。語必稱先生。及太祖卽吳王位。授供奉司丞。不受。已卽皇帝位。問保國安民大計。遇對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復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乘。衛士十人。護其出入。示榮寵焉。洪武三年。奉命至浙江。廉察民隱。還朝。密有陳奏。賜金帛。除中書左丞。力辭。明年。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西域進良馬。遇引漢故事以諫。除太常少卿。又辭。帝不可。沉吟良久從之。俄遇病。遣使醫療。病愈入謝。帝望見。連呼君子。除禮部尙書。又固辭。自是不復強以官。輒召問古今得失。廷臣或有過被譴責。遇力爲解。多所全釋。帝嘗從容言。欲官其子。

遇曰。臣三子皆幼。學未成。請俟異日。帝悅。賜織衣兼金。遇自開基之始。卽密待帷幄。其計畫多祕。不傳。而寵禮之隆。勲戚大臣。無與比者。屢授爵秩。輒固辭。卒成其高。十七年卒。賜葬鍾山。子恭舉人。累官工部尙書。有能聲。遇弟遠。字中復。嘗隨遇侍帝。永樂初。爲翰林待詔。繪事精雅。遠子孟顥善書。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官和林行省左丞。改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居鎮江。太祖克集慶。命徐達取鎮江。將發。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汝當詢訪。致吾欲見之意。達下鎮江訪得之。太祖喜甚。命從子文正及李文忠奉金綺造其廬。聘之。從龍與妻陳偕來。太祖親至。龍江迎入。時太祖居富民家。因邀從龍與同處。朝夕訪以時事。盡言無隱。太

祖卽元舊御史臺爲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悉與之謀。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嘗稱爲先生而不名。從龍生日。太祖與世子皆贈遺。或親至其家燕飲。至正二十五年冬。從龍子澤死。請告還鎮江。太祖出郊握手送之。尋從龍亦病卒。年七十。太祖聞之驚悼。時方督軍至鎮江。親臨哭之。厚卹其家。命有司營葬焉。

葉兌字良仲。寧海人。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卜筮之學。元末知天運有歸。以布衣獻書太祖。列一綱三目。言天下大計。時太祖已定寧越。規取張士誠方國珍。而察罕兵勢甚盛。發使至金陵招太祖。故兌書于三者。籌之爲詳。其書畧曰。愚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初見高祖。畫楚漢成敗。

孔明卧草廬。與先主論三分形勢者。是也。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南併張九四。撫温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規中原。退則畫長江而自守。夫長江天塹。所以限南北也。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誠宜建都於此。守淮以爲藩屏。守江以爲門戶。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以此爲基。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吾何哉。且江之所備。莫急上流。吳魏所爭。在蕪春與皖。卽今江州之境。今義師已克江州。足蔽全吳。况自滁和至廣陵。皆吾所有。又足以遮蔽建康。襟帶江州。匪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張氏傾覆。可坐而待。淮東諸郡。亦將來歸。北畧中原。李氏可併。孫權不足爲也。今聞察罕妄自尊大。致書明公。如曹操之招

孫權竊以元運將終。人心不屬。而察罕欲效操所為。事勢不
侔。宜如魯肅計。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此其大綱也。至其
目有三。張九四之地。南包杭紹。北跨通泰。而以平江為巢穴。
昔田豐說袁紹。襲許以制曹公。李泌欲先取范陽。以傾祿山。
殷美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蘇峻。皆先傾敵巢穴。今欲攻張
氏。莫若聲言掩取杭紹湖秀。而大兵直擣平江。平江城固。難
以驟拔。則以鎖城法困之。鎖城者。於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
築長圍。環繞其城。長圍之外。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
斷其出入之路。分兵畧定屬邑。收其稅糧。以贍軍中。彼坐守
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
上計也。張氏重鎮在紹興。紹興懸隔江海。所以數攻而不克。

者。以彼糧道在三江斗門也。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
攻杭州。絕其援兵。紹興必拔。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所謂
多方以誤之者也。紹興既拔。杭城勢孤。湖秀風靡。然後進攻
平江。犁其心腹。江北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方國珍狼子
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即奉書納款。後遣夏煜
陳顯道招諭。彼復狐疑不從。顧遣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
之納款。誘令張景齋詔而來。且遣韓叔義為說客。欲說明公
奉詔。彼既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獪如是。宜興師
問罪。然彼以水為命。一聞兵至。擊家航海。中原步騎。無如之
何。彼則寇掠東西。捕之不得。招之不可。夫上兵攻心。彼言杭
越一平。即當納土。不過欲款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以日期。

責其歸順。彼自方國璋之沒。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還稱義師之盛。氣已先挫。今因陳顯道以自通。正可脇之而從也。事宜速不宜緩。宜諭之後。更置官吏。拘集舟艦。潛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定。福建本浙江一道。倚山瀕海。兵脆城陋。兩浙既平。彼心計浙江四道。三道既已歸附。吾孤守一道安歸哉。下之一辯士力耳。如復稽送款。則大兵自溫處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耳。太祖奇其言。欲畱用之力。辭。賜銀幣襲衣以歸。後數歲削平天下。規模次第。畧如兌言。范常字子權。滁人。太祖至滁。杖策謁軍門。太祖夙知其賢。與語意合。畱置幕下。有所疑。即問常。常每以實對。太祖輒喜。從

克和州。見諸將兵不戢。言於太祖曰。得一城。而使人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太祖立召諸將切責。軍中所掠婦女。悉還其家。民大悅。太祖以四方割據。戰爭無虛日。命常為文。禱於上帝。其辭曰。今天下紛紜。生民墜於塗炭。不有所屬。物類盡矣。元祚未終。則羣雄宜早息。某亦在羣雄中。請自某始。若已厭元德。有當膺天命者。天命宜首歸之。無使生民久沾危苦。存亡之機。驗於三月。太祖嘉其能達已意。命典文牘。授元帥府都事。取太平定集慶。皆與謀議。尋命為太平知府。諭之曰。太平吾股肱郡。其民數困兵革。當令得所。常興學恤民。以簡易為治。官廩有穀數千石。請於朝。給民乏種者。秋稔輸官。公私皆足。居三年。民親愛之。召入為待儀。洪武元年。擢為翰林直

學士兼太常卿。帝初即位，銳意稽古禮文，羣臣集議，間有異同，常能參合衆言，委曲當上意，尋以病免歸。歲餘，手詔徵詣闕，仍故官。帝宴閒，輒命儒臣列坐賦詩爲樂，常每先成，語多率。帝笑曰：「老范詩真樸，殊似其爲人也。」遷起居注，常有足疾，數在告，賜以安車，尋乞歸。帝賦詩四章送之，賜宅於太平。子祖，歷官雲南左參政，有修潔稱。

潘庭堅字叔聞，當塗人。元末爲富陽縣教諭，浙東兵起，行省畱置幕中，謝去。太祖駐太平，陶安入謁，太祖詢人才，以汪廣洋及庭堅對，設太平翼元帥府，遂以庭堅爲教授。太祖初渡江，江東豪傑未有至者，賓從參機密，惟庭堅安廣洋及王愷而已。庭堅以慎密謙約，爲太祖所稱，下集慶，擢中書省博士。

取婺州，改爲金華府，以庭堅同知府事。時上游諸郡次第平定，擇儒臣撫綏之。先後用安廣洋於江西，而庭堅與愷守浙東。及太祖爲吳王，設翰林院，以庭堅爲侍讀學士，與安同召。而庭堅已老，子黼亦以文學嚮用，遂告歸。洪武四年，復召主會試，黼字章甫，幼師陶安，授太平府學教授，改金壇簿。未幾擢起居注，徙中書省左司郎中。吳元年，除江西湖東道按察使，會修律令，畱爲議律官，書成卒。黼謹飭類父，而文采清雅，過之。父子皆由鄉校顯，時以爲榮。

宋思顏不知何許人。太祖克太平，以思顏居幕府，贊謀畫，及定集慶，置江南行中書省，太祖總省事，以李善長及思顏爲參議，同時所設省中官，若李夢庚、郭景祥、侯元善、楊元杲、陶

安阮弘道孔克仁王愷變鳳夏煜等數十人而思顏獨與善長竝授參議其任較諸人爲重已建大都督府以思顏兼參軍事太祖嘗視事東閣天暑汗沾衣左右更以衣進皆數經浣濯者思顏曰主公躬行節儉衣浣濯之衣真可示法子孫但恐今日如此後或不然願終始如一太祖嘉其直賜之幣他日又進曰句容虎爲害旣捕獲宜除之今豢養民間何益太祖欣然卽命取二虎并一熊殺之分其肉賜百官思顏隨事納忠類此後出爲河南道按察僉事坐事死

郭景祥濠人李夢庚鳳陽人二人皆從渡江嘗典文書佐謀議初置江南行中書省景祥爲右司郎中夢庚爲左司郎中旣同調浙東分省尋復同入置大都督府復同爲府參軍景

祥博涉書史性直諒遇事敢言太祖甚親信之嘗曰景祥文吏而有折衝禦侮才能盡忠於我可大任也先是克滁州太平溧陽以城郭不完輒命景祥作治之旣而和州守臣言州城久廢命景祥相度卽故址城之九旬而工畢太祖以爲能授和州總制景祥益治城隍樓櫓廣屯田練士卒威望肅然和遂爲重鎮賜璽書褒勞之仕終浙江行省參政謝再興之守諸全也所部左糜二將私販易吳境太祖怒殺二將召諭再興命夢庚往諸全總制軍事再興忿夢庚一日出已上遂叛執夢庚降於吳夢庚死之耐祭功臣廟

楊元杲阮弘道皆滁人家世皆儒者太祖駐兵於滁天大旱憂之元杲曰西南豐山中柏子潭龍祠禱輒應旣禱或魚躍

或龍鼉浮。皆雨徵也。太祖卽齋沐在禱。立潭西崖。久之無所見。乃彎弓注矢。祝曰。神食茲土。其可不恤吾民。與神約三日必雨。不雨則毀神祠。因連發三矢潭中而還。及期雨果澍。元臬由是爲太祖所知。與弘道數侍左右。日見親幸。旣入集慶。立江南行中書省。授元臬弘道左右司員外郎。是時幕中軍務絡繹。命偕侯元善陶安更番掌行。機宜文字。悉當太祖意。尋進元臬本司郎中。會討叛將蔣英。命詣金華。總理軍儲事。賊平始召還。而弘道亦於是歲以郎中從大都督文正鎮南昌。漢人入寇圍南昌急。弘道佐文正率諸將晝夜拒守。以待援兵。城竟得全。尋擢宣徽院使。元臬弘道皆於太祖最故。又皆儒雅嗜文學。練達政體。而元臬智慮周密。尤見器於帝。帝

嘗曰。文臣從渡江。掌簿書文字。勤勞十餘年。如楊元臬阮弘道李夢庚侯元善樊景昭者。子孫皆令世襲。所鎮撫。其後元臬歷應天府尹。弘道歷福建江西行省參政。皆卒於官。元臬子賁。博學強記。以詞翰知名。薦授大名知縣。至周府紀善。元善。全椒人。初與元臬同爲員外郎。後歷參知政事。無所表見。夏煜字允中。江寧人。好學有俊才。從天台丁復學詩。遂以詩名。太祖下太平。與孫炎楊憲並召置幕下。克集慶。用爲中書省博士。婺州平。調浙東分省。兩使方國珍。咸稱旨。太祖伐陳友諒。儒臣惟劉基與煜侍。鄱陽戰勝。太祖所與草檄賦詩者。煜其一也。其年冬。太祖在武昌。煜家人有越境販鹽者。太祖怒。與檢校陳養吾照磨陳子初等。俱執至軍前。褫衣置小舟。

中繫黃鶴樓下三日。風濤震撼。諸人多死。煜得全。太祖終愛其才。洪武改元。使總制浙東諸府。兼巡撫。方太祖之定江左也。以檢校高見賢爲耳目。俾伺察諸司不法事。纖巨畢聞。見賢遂與煜專以搏擊爲事。大臣自李善長以下咸仄目。而憲與凌說又好以法繩人。太祖嘗曰。吾任此數人。譬如家有惡犬。人自畏憚。於是日見親信。四人常言。善長無宰相材。太祖曰。然。與我同里。歷艱難。勤勞簿書。功亦多矣。我旣爲天子。善長須爲宰相。若輩無復言。見賢嘗建議。發中外賊吏。墾田和州。諸往墾者。咸怨之。見賢坐賊。亦令墾田。諸人詈曰。若亦來耶。說。吳元年。爲浙東按察使。服敝衣以見。太祖曰。汝久居通顯。而衣履若此。得毋儉不中禮乎。對曰。此臣生平所好也。太

祖曰。儉固美事。無若公孫弘飾詐則善矣。說慚而退。煜等諸人多以不良死。

孔克仁。句容人。由行省都事進郎中。嘗偕宋濂侍太祖。太祖數與論天下形勢。及前代興亡事。陳友諒旣滅。太祖志圖中原。謂克仁曰。元運旣隳。中原豪傑。互相讐敵。其釁可乘。吾欲督兩淮江南諸郡之民。及時耕種。加以訓練。兵農兼資。進取退守。仍於兩淮間餽運。可通之處。儲糧以俟。兵食旣足。中原可圖。卿以爲如何。克仁對曰。積糧訓兵。觀釁待時。此長策也。當是時。江左兵勢日盛。太祖以漢高自期。嘗謂克仁曰。秦任暴虐。漢高起布衣。以寬大馭羣雄。遂爲天下主。今元紀綱廢弛。豪傑蠡起。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

感嘆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李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餽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謀。尚間諜。御衆無紀律。我以數十萬衆。修軍政。任將帥。相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主上神武。當定天下於一矣。嘗閱漢書。濂與克仁侍。太祖曰。漢治道不純者何。克仁對曰。王霸雜故也。太祖曰。咎誰執。克仁曰。責在高祖。太祖曰。高祖創業。遭秦滅學。干戈戰爭。民憔悴。甫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孝文爲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業終於如是。帝王之道。貴不違時。三代之王。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

其時不爲。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又嘗問克仁。漢高起徒步爲萬乘。所操何道。克仁對曰。知人善任使。太祖曰。如卿言。漢高止此乎。克仁對曰。然。太祖曰。項羽南面稱孤。仁義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強忍。承以柔遜。知其暴虐。濟以寬仁。卒以勝之。今豪傑非一。我守江左。任賢撫民。以觀天下之變。若徒與角力。則猝難定也。及徐達等兵圍張士誠。數月。淮東西悉附。乃謂克仁曰。壬辰之亂。生民塗炭。中原諸將。孛羅擁重兵。犯城闕。亂倫干紀。行已夷滅。擴廓挾太子以稱戈。急私讐。無敵愾之志。思齊輩碌碌竊據一方。民受其敝。士誠外假元名。內包寇心。反覆兩端。情狀可見。明玉珍父子。據川蜀僭大號。喜於自用。而無遠謀。觀其所爲。皆不能有成。中原

擾擾孰爲拯之。予揆天時審人事。有可定之機。今師西出襄樊。東踰淮泗。首尾相應。擊之必勝。大事可成。中原不難定。既定之後。生息猶難。方勞思慮耳。克仁侍帷幄最久。故獲聞太祖謀畧居多。洪武二年四月。命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已出知江州。入爲參議。坐事死。國初行省諸人。功名皆不甚顯。惟陶安以政績著。而李善長蔚爲元勳。竟坐罪誅。安善長及王愷。鸞鳳皆有傳。而善長婦兄曰王濂。濂同里毛騏亦參謀議。見禮遇云。濂字習古。定遠人。少嗜學。事親孝。初爲縣吏。令長皆賓禮之。汝潁兵起。往說其師。畱爲萬夫長。累官工部尚書。聞太祖克集慶。渡江來歸。善長爲言得召見。除執法官。讞獄平允。遷中書省員外郎。出爲浙江按察僉事。

治行著聞。大風晝晦。詔求直言。濂具陳民瘼。太祖爲緩征。洪武三年卒。帝深痛惜之。謂善長曰。濂有王佐才。今死。朕失一臂。後善長坐事。帝嘆曰。使王濂在。必不至是矣。騏字國祥。太祖自濠引兵趨定遠。定遠大姓挾令以守。聞軍至。皆遁。騏獨扶令降。太祖善之。畱與飲食。籌兵事。悉當意。由是見禮。取滁州。擢總管府經歷。典司倉廩。兼掌晨昏曆。稽將帥之失伍者。從渡江。擢行省郎中。是時太祖左右。惟善長及騏。文書機密。皆兩人協贊。尋授騏參議官。親征婺州。命騏權理中書省事。委以心膂。俄病卒。太祖親爲文哭之。臨視其葬。子驥管軍千戶。征漢沔。定荆襄。下吳興。皆預有功。擢親軍指揮僉事。從大將軍平中原。進指揮使。滕州段士雄反。驥討平之。捕倭浙東。

斬獲多擢都督僉事見親任嘗掌錦衣衛事典詔獄後坐胡黨死。

明史藁

列傳第二十二終

明史藁

列傳第二十三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汪河

羅復仁

孫汝敬

趙秩

傅安

沈

秩

楊

載

汪河舒城人少倜儻有大志嘗師余闕以文章名太祖渡江用為行中書省掾數陳時務太祖高其才參帷幄贊兵政進大都督府都事會元察罕帖木兒下山東命河使察罕議論稱旨察罕卒其子擴廓帖木兒遣使尹煥章以書幣來通好太祖即遣河與錢楨往報至河南擴廓遂留之太祖方有事陳友諒未暇校也友諒亡乃遣使以書遺擴廓俾遣河還其

明年又遺書曰。曩者遣汪河報聘。二年不返。予竊疑之。意閣下方與宇文羅相競。慮使者或泄其謀乎。予竊以爲不然。夫幽燕北襟居庸。南阻三關。天下都會要地。閣下若兼得而跨有之。所謂伯王之基也。閣下自應遠交近攻。以圖大業。計不出此。方且千里裹糧。與我爭江淮之利。棄舊好而生新釁。非策之得也。夫兵勢旣分。其力必薄。是以宇文羅雖亡。餘孽跳梁西北。鳳翔鹿臺之兵。合黨而東出。閣下內無腹心之託。外無虺蜥之援。勢孤力竭。此皆中原將士來歸者所說。豈不詳於使臣往復之詞耶。若復益以東南之兵。則四面並起。將何以禦之。然則執我行人於閣下。何利焉。意者閣下不過欲挾天子令諸侯。如魏武之於漢乎。然魏武能使公孫康擒袁尚。以服

遼東。使馬超擒韓遂。以定關中。皇后太子皆在掌握。然後畧定中原。閣下自度能垂紳搢笏。決此數事乎。恐皆出魏武下矣。古之爲國者。非獨君善斷於上也。其臣亦善謀於下。漢主待楚使以草具。待亞夫使以太牢。從陳平計也。今拘留之意。雖出自閣下。亦以見謀臣又出陳平下矣。事皆如此。伯業其可得就耶。倘能幡然改轍。返我行人。續我舊好。救災恤患。各保疆宇。爲閣下計。當無便於此者。吳元年春。復遺書曰。予起義以來。拓地江右。閣下之先王。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相距數千餘里。繼聞先王捐館。閣下克承其緒。先命使者。跋涉而來。予喜閣下能行先王未行之事。用是遣汪河報禮。不虞反得罪於閣下。獨不知春秋已事乎。當春秋之時。諸侯朝聘以

時會盟以道。卽交兵之間。亦未聞執其使者。古人豈不能爲閣下所爲哉。誠以所爭者小。所失者大也。今閣下地非不廣。兵非不多。然而張思道操刃潼關。李思齊抗衡隴右。俞寶蓄變於肘腋。王信生釁於近郊。予恐閣下自以爲功成名立。安於泰山。坐使羣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爲閣下惜者也。奉書惓惓。實欲盡愚竭忠。閣下何爲拒之。若是力哉。誠能以春秋諸侯爲法。卽擇使者將命。且命河楨南返。豈惟不失前盟。亦足取信天下。否則禍患日嬰。強敵日衆。仇讐不解。閣下必將悔之。前後凡七致書。終不報。亦不遣河。洪武元年。王師下河洛。擴廓遁走定西。河始得歸。河被拘凡六年。完節不屈。帝甚嘉之。進吏部侍郎。備陳西征方略。二年。改御史臺

侍御史。九年。立皇子櫛爲晉王。拜河晉王左相。親御便殿。諭遣之。居數歲。卒於官。

羅復仁。吉水人。少嗜學。尤通天文書。陳友諒辟爲翰林院編修。已見友諒非帝王器。遁去。太祖取九江。復仁來謁。留置左右。從破友諒於鄱陽。齎蠟書諭降江西。未下諸郡。授中書諮議。從圍武昌。太祖欲招陳理降。以復仁故友諒臣也。遣入城諭理。且曰。理若來不失富貴。復仁頓首曰。如陳氏遺孤。得保首領。俾臣不食言於異日。臣死不憾。太祖曰。汝行。吾不汝誤也。復仁至城下。號慟者竟日。理驚。縋使入見。持理哭。哭止。問故。乃以太祖意諭之。理心動。因語理曰。大兵所向。摧拉枯朽。不降且屠城中。民何罪。理善其言。卽率官屬出降。遷國子助

教以復仁老。特賜以小車出入。每宴見。賜坐。食飲已。復使擴廓。前使多拘留。復仁議論慷慨。獨還擢編修。會安南侵占城。占城訴於朝。命復仁齎詔至安南。使歸所侵地。其王既奉詔。贈遺復仁金貝及他土物甚衆。悉却不受。帝聞而賢之。洪武三年。置弘文館。以復仁為學士。與劉基同位。在帝前。率意陳得失。嘗操南音。帝顧喜其質直。呼為老實羅。而不名。間幸其舍。負郭窮巷。復仁方墜壁。急呼其妻。抱杙以坐。帝曰。賢士豈宜居此。遂賜第城中。天壽節。製水龍吟一闕以獻。帝悅。厚賜之。尋乞致仕。陛辭。賜大布衣。題詩衣襟上。褒美之。已。又召至京師。奏減江西秋糧及兵餉。帝皆許之。留三月。賜玉帶。鐵柱杖。裘馬食具。遣還鄉。以壽終。孫汝敬名簡。以字行。吉水人。

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就學文淵閣。召使誦書。不稱旨。即日遣戍江南。數日復之。自此刻厲為學。擢修撰。滿九載。進侍講。仁宗時。上言時政十五事。忤旨下獄。既與李時勉同改御史。直聲震朝廷。宣宗初。上書大學士楊士奇曰。太祖高皇帝。不階尺土。奄有四海。太宗文皇帝。安宗社。再造寰區。然猶翼翼兢兢。無敢豫怠。先皇帝嗣統。未及期月。奄棄羣臣。海內若喪考妣。揆厥所由。儉壬小夫。售金石之方。以娛聖躬。而速之疾也。去冬。簡以愚戇。應詔上書。言涉不敬。罪當萬死。先皇帝憐其孤直。寬雷霆之誅。俾居言路。撫躬循省。無可稱塞。伏見今年六月。車駕幸天壽山。躬謁二陵。京師之人。瞻望咨嗟。以為聖天子大孝。將以稱殷禮。展孝思也。既而道路喧傳。禮畢。

卽較獵講武先驅未成列路車不待駕天閑六龍已載道矣
扈從惟也先土干與其徒數百人風馳電掣倏去忽來馳逐
先後某聞此言心悸膽落夫蒐苗獮狩固有國之常經然以
謁陵出而與降將較獵於山谷間垂堂之戒銜槩之虞不可
不深慮也執事四朝舊臣二聖元輔於此不言則孰得而言
之者惟特加采納以弘靖獻之思光弼直之義尋擢工部右
侍郎往安南撫諭黎利復再往封陳暲利言暲已死張筵設
女樂汝敬叱曰爾主死乃宴樂耶碎其樽罍樂器會天大雨
雷震利居室利懼遣使馳謝於朝汝敬還督兩浙漕運理陝
西屯田多所建置坐受餽下獄免死充爲事官仍督陝西屯
田英宗立遇赦汝敬誤引詔復職復逮繫以在陝措置有勞

宥死戍邊尋還其官泣故任西邊有警督餉遇敵紅子城中
流矢墜馬得免以疾告歸卒
趙秩不詳何許人洪武三年爲萊州同知奉詔使日本至析
木崖入其境拒弗納秩以書達其王良懷乃延秩入諭以中
國威德且援詔旨責其不奉皇帝正朔王曰吾國僻在扶桑
未嘗不慕中國蒙古小視我使使趙姓者覘虛實用好言誅
我而所領水師戰艦已環列海岸賴天之佑風霆波濤漂溺
殆盡今天使趙氏豈蒙古使之苗裔乎殆亦誅我以好語而
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爲動徐曰皇帝聖神文武固非
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後爾不我信卽殺我爾禍不旋踵
矣况天命所在人孰能違皇帝以禮懷爾孰若蒙古之以兵



襲爾者。於是其王氣沮。延秩禮遇有加。秩遂以其使入朝。還被掠人口。是時海外諸國。數遣使招諭。沈秩字仲庸。烏程人。是歲以福建行省都事。與監察御史張敬之。使渤泥。既至。其王馬合謨沙。倨坐不爲禮。秩乃命譯通言曰。皇帝撫有四海。海內外無不臣者。渤泥彈丸地。顧欲抗天威耶。王舉手加額曰。皇帝爲天下主。卽吾君父也。安敢抗。秩隨折之曰。果如是。王若何不敬。乃率官屬受詔如禮。翌日。王辭曰。渤泥數被蘇祿侵擾。國事不靖。俟三年然後入貢。秩曰。皇帝登大寶有年矣。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城。閩婆。西則土蕃。北則蒙古。諸部落。貢使接踵於道。王遣使已晚。何謂三年。王許之。已復畏蘇祿欲止。秩見其相王宗恕。厲聲曰。爾謂蘇祿非中國臣

耶。蘇祿尙稱臣。爾國何有。宗恕乃以白王。瀕行。秩却王贈遺。王又惑左右言。謂其使曰。天使不受刀布。若等殆不生還矣。秩復走王所。曉譬之。王舉酒酌地曰。願天使早抵中國。亦願渤泥使得卽還。敝邦。秩遂以其使至。又有楊載者。嘗官行人。凡再使日本。還復使琉球。皆有功。帝嘉之。賞賚有加。詳外國傳。

傅安字志道。太康人。洪武中。起家都督府吏。改通事。授序班。以才擢兵科給事中。二十八年。帝欲遠通西域。命安與給事中郭驥。御史姚臣。中官劉惟等。齎璽書金幣。率將士千五百人以行。安等出嘉峪關。西行八百里。抵流沙。又西北行二千餘里。至哈梅里。西涉瀚海。行千三百里。至火州。又西行至亦

刺八里。又西行三千里。至撒馬兒罕。所至宣天子威德。頒賜金帛。其酋長多稽首願通貢。惟撒馬兒罕酋長驕倨不順命。安等反覆開諭。陳詞慷慨。其酋終不聽。遂羈使者。既而欲誇其國廣大。道使者由小安。西至討落思安。又西至乙思不罕。又南至失刺思。還至黑魯諸城。周行萬數千餘里。閱六年始返其國。安等始終不屈節。竟留不遣。至永樂五年。其酋長死。乃遣使臣虎及達等。送使者還。於是安等羈絕域十三年矣。出使時方年壯。比歸鬚髮盡白。同行將士得還者十七人而已。安等至闕下。帝大喜。厚賚之。賜安第東華門外。改官禮科給事中。安等爲言。其國王帖木兒駙馬已死。今其嗣者駙馬孫哈里也。帝於是遣指揮二人往祭其故王。而賜今王銀幣。

明年。其王遣使貢馬。詔安等與其使偕行。賜以珍幣。並頒賜哈烈諸國。又明年。撒馬兒罕哈烈及火州諸國。各遣使隨安等入朝。貢西馬五百五十匹。帝大喜。復遣安等送使臣還國。頒賜諸王。九年。別失八里王馬哈麻遣使貢方物。時安等已還朝。復詔送歸其使。璽書諭馬哈麻。毋與瓦剌構兵。頒賜甚厚。十一年。馬哈麻及火州柳城土魯番諸君長咸遣使隨安等詣闕下。貢海青名馬。厚賚之。遣他使者送還其國。明年。使者歸言。馬哈麻有母及弟之喪。帝欲懷遠人。復遣安齎璽書慰問。賜之文綺。十三年。其國遣使者告馬哈麻之喪。且貢方物。帝遣安往祭。封其從子爲王。其使者言。國人與哈烈有隙。將交兵。時帝方欲輯寧殊域。爲賜璽書。諭以保境睦鄰之義。

已聞其臣忽歹達輔相四世國人信服並賜璽書褒諭賚以綵幣安前後使絕域者六奉將威命殊方君長稽首稱臣効職貢者相屬帝頻有賜賚至是使還自陳衰老乞骸骨歸鄉里優詔不許命食祿京師不視事已念安有母在俾奉養不復遣宣宗立安請勅命吏部以未經考覈執不許帝曰安爲朝廷通使西域其勞多矣可循常例乎遂給之宣德四年安卒特賜祭始與安同使西域者郭驥亦有才辯既歸自西域永樂七年迤北可汗本雅失里新立有言其欲通好中國者帝聞之喜遣驥偕一都指揮齎璽書金幣往諭既至可汗殊無通好意驥反覆諭之不聽竟殺驥帝聞大怒於是定北伐計當是時帝以中國乂安府藏充實遂欲勤遠畧由是南平

交趾西下西洋東招野人黑水諸部女直北興撻伐之師而西域卜花兒渴石諸國多未遵正朔修歲貢於是頻遣使臣而其時以奉使著稱者自安驥外又有陳誠周讓云誠字子實吉水人洪武中舉進士以行人使沙里畏兀兒立安定曲先阿端五衛又使塔灘里招諭夷人尋偕同官呂讓使安南命還所侵思明地卻其贖還擢翰林檢討歷吏部員外郎永樂十一年哈烈入貢詔誠偕中官李達戶部主事李暹等送其使臣還遂頒賜西域諸國誠等乃遍歷哈烈撒馬兒罕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達失干卜花兒賽藍渴石養夷別八朱里火州柳城土魯番鹽澤哈密凡十七國諭以天子神聖中國廣大所以招懷之意其君長欣然咸欲自達

八失
倒

於是各遣使者隨誠等入朝貢誠輒圖其山川城郭誌其風俗物產爲西域記以獻帝悅褒賚甚渥擢誠郎中餘進秩有差十四年哈烈撒馬兒罕俺都淮與失刺思諸國復遣使入貢帝嘉其誠詔誠偕中官魯安等送使者歸所過州郡置宴竝頒賜俺的干亦兒弗罕諸部其明年諸國復各遣使隨誠入貢帝以誠奉使勞擢廣東參議十八年哈烈撒馬兒罕入答黑商及于闐復遣使貢名馬詔進誠右參政偕中官郭敬等往諸國報聘使還累官右通政卒誠數奉使轍迹遍西土所至酋長服其威信多歸附者周讓者始爲吏永樂元年以能擢戶科給事中三年帝欲遣使招諭大古刺諸番乃命讓偕中官楊瑄齎金幣往至則其酋潑的那浪不拜詔讓等責

之其酋怒曰吾何嘗拜人遂徙使者南難河不遣讓等亦不屈久之有言於其酋曰中國以撫我來乃拘其使不直倘中國舉大兵壓境我安能抗之其酋悟乃禮謝使者先遣隨千戶孟景賢入貢繼遣使送讓等還且謝罪帝厚禮其使者使者因言其鄰境別部有六曰小古刺曰底馬撒曰茶山曰底板曰孟倫曰八家塔皆居西南極邊自昔不通中國今咸願內屬乞設官統理因招諭附近未附者帝從之以大古刺底馬撒地大乃設宣慰司二餘並爲長官司復遣讓齎印勅終行自是西南諸番朝貢不絕而邊鄙民力亦稍疲焉明年讓等還言潑的那浪發兵攻底板孟倫八家塔據其地虜其酋以去請討之帝不欲勞師乃賜璽書曉諭俾釋其人還所

侵地。是時中國威靈輝赫。使者所至。遐方君長無敢不順命。而中官使西南夷。道經鎮康者。為其知州曩光所遏。奪所齎幣物。事聞。下詔詰問。曩光恐。遣使入朝。乞宥罪。乃復命。讓偕行人方濬往諭之。讓起刀筆。頓使異域不辱命。時稱其能。與誠同奉使。李暹。長安人。起家鄉舉。以主事使西域。後凡五奉使。積官至戶部侍郎。亦以吏能聞。而通西洋者。中官鄭和。功最著。事具宦官傳。

明史藁

列傳第二十三終

明史藁

列傳第二十四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敕編撰

錢唐程徐

茹太素

馮堅

韓宜可周觀政歐陽韶

李仕魯陳汶輝

曾秉正

葉伯巨

鄭士利

周敬心

王朴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行。洪武元年。舉明經。對策稱旨。特授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闕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遵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力爭之。帝不

聽久之乃用其言。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讐語。輒廢卷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爲唐危。幸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其後配享。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唐爲人彊直。一日詔講虞書。唐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帝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竟曰。帝悟。賜飯。卽命撤圖。未幾謫壽州卒。徐字仲能。鄞人。元名儒。端學子也。至正中。以明春秋知名。由校書郎。歷官兵部尚書致仕。明兵入元都。妻金抱二歲兒。與女瓊赴井死。洪武二年。偕危素等。自北平至京。授刑部侍郎。諫疏曰。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

子。通祀天下。社稷者。生民之本。三皇者。開極之主。而孔子者。萬世之師。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若謂孔子之神。不能一日盡歆天下之祀。則三皇后稷。亦皆人鬼。仍得通祀。又何說焉。宜於春秋仲月上丁。遣使致祭於曲阜林廟。仲丁致祭於京師廟學。令天下府州縣。於季丁通祀焉。則既有等殺之節。無褻瀆之嫌。崇功報本之道。庶無遺憾。不聽。三年。陞尚書卒。徐精勤通敏。能

文工詩。有遺集傳於後。

本傳二十四

茹太素。澤州人。洪武三年鄉舉。上書稱旨。授監察御史。六年。擢四川按察使。以平允稱。七年。召爲刑部侍郎。上言自中書省。內外百司。聽御史按察司檢舉。而御史臺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體察核。磨勘司官吏數少。難以檢覈天下錢糧。請增置若干員。各分爲科。在外省衛。凡會議軍民事。各不相合。致稽延。請用按察司一員糾正。帝皆從之。不數月。降刑部主事。陳時務累萬言。太祖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中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觸。帝怒。召太素面詰。杖之於朝。次夕復於宮中。令人誦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

欲其切於事情。文詞太多。便至熒聽。太素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因令中書定奏對式。俾陳得失者無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帝自序其首。頒示中外。十年。遷浙江右參政。尋賜還鄉侍親。十六年。召爲刑部試郎中。居一月。遷都察院僉都御史。俄降翰林院檢討。十八年。擢戶部尚書。太素抗直不屈。屢瀕於罪。帝時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首。卽續韻對曰。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帝爲惻然。未幾。謫御史。復坐排陷詹徽。與同官十二人。俱鐐足治事。後竟坐法死。

馮堅。不知何許人。洪武中。爲南豐典史。二十四年。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王者綜理萬幾。固當宵衣旰食。然陛下春秋

高未見日而朝百官。日晏猶未罷。非順時調護之道也。臣願清心省事。不與細務。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諸王年方壯盛。其左右輔導。不可不慎。臣願擇取老成之臣。出爲王官。使得正色直言。以時匡救。三曰。攘要荒。先王立綱陳紀。懾服遠人。然後中國奠安。得施政教。今天下一家。四海一人。而邊鄙無備可乎。臣願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勵有司。方面諸臣。所以表率守令。臣願得廉正有守之士。旌別所屬。賢不肖。其實以聞。而黜陟之。則人皆勇於自治。五曰。褒祀典。生而功業顯。當時逝而聲華著。後世載在祀典。所以崇德報功。臣願勅有司。采歷代忠烈事蹟。加封諡。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寺人之設備。使令給灑掃而已。晨夕密邇。其

言易入。遂養成禍患。而不自知。臣願裁去冗員。實可杜異日威福凌替之漸。七曰。易邊將。將者國之爪牙。第假以兵柄。久在邊圉。多致放縱淫佚。不可駕馭。臣請凡將帥置諸閫外。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勳臣。實可防將驕卒惰。內輕外重之漸。八曰。訪吏治。先王以知人安民爲急。知人所以安民也。今有司廉幹之才。或爲上官所忌。僚吏所嫉。能自立者鮮矣。爲善於下。而上不加察。非激勸之善術也。臣願廣布耳目。訪廉斥貪。以明黜陟。九曰。增關防。立法防奸。有國所務之本矣。近聞諸司。惟以帖委胥吏。俾督所部。少不如意。輒加箠楚。其害乃及於民。臣願增置勘合。以付諸司。聽其填寫。差

遣既訖。繳報如此。則所司必不輕發。以病民而庶務亦不至
屢曠也。書奏。帝覽而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待臣曰。
堅言惟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
山川形勝。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取數易為哉。
乃命吏部擢堅左僉都御史。在院頗持大體。其明年卒於任。
韓宜可字伯時。浙江山陰人。元至正中。行御史臺辟為掾。宜
可拒不行。洪武初。薦授山陰縣學教諭。轉楚府錄事。尋擢監
察御史。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侍帝坐。方從
容燕語。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
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
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錦衣衛監問。尋釋之。

出為江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謫屯鳳陽。
毋慮萬數。宜可疏爭之曰。刑以禁淫慝。一民軌。宜論其情之
輕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今悉令謫屯。此小人之幸。君子殆
矣。乞分別以協衆心。帝可之。已入朝京師。會賜諸司沒官男
女為奴婢。宜可獨不受。且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
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宥。國之典也。罰及妻子。何居
况男女人之大倫。婚姻踰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朝所
宜。帝是其言。後坐事將刑。御謹身殿親鞠之。天晴無雲。忽雷
火遶殿中。帝驚曰。得無枉是人耶。宜可遂獲免。復疏陳二十
餘事。皆報可。未幾罷歸。已復徵至。命撰祀鍾山大江文。諭曰。
本征烏蠻詔。皆稱旨。特授山西右布政使。以事安置安南。建

文帝卽位。用檢討陳性善薦起雲南參政。入拜左副都御史。卒於官。是夜大星隕。櫪馬皆驚嘶。人謂宜可當之云。帝之建御史臺也。諸御史以敢言著者。自宜可外。則稱周觀政。觀政亦山陰人。以薦授九江學教授。擢監察御史。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政執不聽。中使愠而入。頃之出報曰。御史且休。女樂已罷不用。觀政又拒曰。必面奉詔。已而帝親出宮。謂之曰。宮中音樂廢缺。欲使內家肄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無不驚異者。觀政累官江西按察使。前觀政者。有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薦授監察御史。有詔日命兩御史侍班。韶嘗侍直。帝乘怒將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韶趨跪殿廷下。倉卒不能措詞。急捧手加額。呼曰。陛

下不可。帝察韶朴誠。爲霽威從之。未幾乞致仕。卒於家。

李仕魯字宗孔。濮人。少穎敏篤學。足不窺戶外者三年。聞鄆陽朱公遷。得宋朱熹之傳。往從之遊。盡受其學。太祖故知仕魯名。洪武中。詔求能爲朱氏學者。有司舉仕魯入見。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見晚也。除黃州同知。曰。朕姑以民事試子。行召子矣。期年治行聞。十四年。命爲大理寺卿。帝自踐阼後。頗好釋氏教。詔徵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輒賜金襴袈裟衣。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吳印華克勤之屬。驟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橫甚。羣臣莫敢言。惟仕魯與給事中陳汝輝。相繼爭之。汝輝疏言。古帝王以來。未聞縉紳緇流。襍居同事。可相濟也。今者勲舊耆德。咸思辭

祿去位而緇流儉夫乃益以讒間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距寧有幾哉伏望陛下於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之彥則太平可立致矣帝不聽而諸僧怙寵者遂請爲釋氏創立職官竟報可於是先所置善世院爲僧錄司設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覺義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踰數萬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凡意指所向卽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捨聖學而崇異端乎亦不聽仕魯爭之力章數十上其爲人剛介有氣節本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之學以闢佛自任見僧徒貴橫如此言又不用遽請於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遂置笏於

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汶輝字耿光詔安人薦授禮科給事中累官大理少卿數言得失最後忤旨投金水橋下死仕魯與汶輝死數歲帝始悔悟有詔清理釋道二教然僧錄及道錄諸司所設官訖明世竟不復革矣

曾秉正南昌人洪武初薦授海州學正九年以天變詔羣臣言事秉正上疏數千言大畧曰古之聖君不以天無災異爲可喜惟以祇懼天譴爲心陛下聖文武統一天下天之付與可謂盛矣兵動二十餘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於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創業與守成之政大抵不同開創之初則行富國強兵之術用趨事赴功之人大統旣立邦勢已固則普天之下水土所生人力所成皆邦家倉庫之積乳

哺之童。垂白之叟。皆邦家休養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業於永久爲難耳。於此之時。當盡革向之所爲。何者。足應天心。何者。足慰民望。感應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既有警。則變不虛生。極論大易陰陽。春秋中外之旨。帝嘉之。召爲思文監丞。未幾。改刑部主事。十年。擢陝西參政。未行。會初置通政使。卽以秉正爲通政使。在位數言事。帝頗優容之。未幾。忤旨。罷免。貧不能歸。鬻其四歲女。帝聞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終。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以國子生授平遙訓導。洪武九年。上書曰。臣伏讀聖諭。因邇者五星紊度。日月相刑。詔臣民直言得失。海內聞之。懽呼雷動。皆曰。此禹湯罪已之道也。凡有識知。莫不欲竭智盡忠。况臣愚蒙。久承養育。以至今日者乎。臣

竊惟漢晉唐宋之世。凡有災異。必由刑政失宜。賢愚倒置。遂至紀綱不振。或制於權臣。或移於宦寺。或陵遲於女主。或潰敗於戎翟。上下偷安。苟延歲月。天變於上。而不知戒。人怨於下。而不知恤。天下已壞。而莫之救也。今天厭元德。特命陛下。以神聖之資。掃除亂畧。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方宵衣旰食。以圖至治。漢晉唐宋之失舉。皆無有。然而日月星辰失序者。得毋陛下鑑觀前世。矯枉其弊。又有太過者與。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象也。月者。臣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象也。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陰盛陽微。斯爲不善矣。是故日刑於月。猶之可也。日月相刑。是月敢抗日。臣敢抗君也。陛下之有

天下掃除羣雄。如刈草芥。包絡豪傑。如使臂指。將相大臣。將數十萬衆。戰必勝。攻必取。朝廷遣一介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况有敢抗者乎。惟是都城過百雉。國之害。先王之制。上下等差。必有定分。良以強幹弱枝。遏亂原而崇治本。爾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土地。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後。犬牙相制。其誰敢

抗者。臣竊以爲不然。何不撫漢晉之事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之子孫也。一削其地。則遽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以危王室。遂成劉石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証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爲太過者也。昔賈誼勸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文帝早從誼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爲輔相。其餘世世藩屏。與國同休。割一時之恩。倡子孫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於此。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

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方冊具在，可得而鑑也。蓋古者之斷死刑也，天子必為撤樂減膳，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固欲其並生，非欲其即死。不幸有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已而授之以刑，惟其仁愛之篤，浹於民肌，淪於民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遠者至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臣又以為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惟務

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多罪。或至以賊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裸犯死罪，免死充軍矣。又刪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敕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王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制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叙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摺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所學或非

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爲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爲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也。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於法。上將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苟其所短。而置之罪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才。爭自奮於廉智。取其短而棄其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莫不苟且旦夕。以求自免。良以此也。漢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

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且夫強敵在前。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賊人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求之。庶可或得。顧勞重兵。以討彼方。驚駭潰散。入於深林大壑。不可蹤跡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死而爭鋒哉。捕之數年。旣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數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雞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衆。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許之。復業附籍矣。而又加遷徙。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戶口盛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方責守令。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戶

口雖蒙憐恤而猶見在開封祇候訛言驚動不知所出太原諸郡則又外界邊境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此臣所爲太過者也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超遷之殘酷哀斂者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居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隆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始稱富庶文武高帝之才非不欲使教化行富庶備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非一朝一夕故也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

綱大正法令修明可謂治矣而陛下切切於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甫令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甚不稱陛下求治之心臣愚謂天下之趨於治猶堅冰之及於泮也冰之將泮非太陽所能驟致陽氣發生土脉微動然後得以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尙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爲不

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古郡守縣令爲民師帥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爲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白帖督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藝次第早澇戒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廩膳諸生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於社學。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廂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案臨亦但循習故常。檄取遵依未嘗巡行廉訪也。興廢之實上

下視爲虛文。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爲何物。鬪爭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耻掃地矣。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德化。訪察善惡者也。顧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此守令風憲未審輕重之失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故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諸生考於禮部。升於太學。歷練衆職任之以事。非不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上法成周。然而升於太學者。或未數月。遽選入官。間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諳時務。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乘

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顏回子奇之屬舉世不可驟得。以賈誼之材識。文帝猶疑其年少不用。顧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所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可深痛惜乎。凡此皆臣所為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耻言人之過失。洎乎末年。扞城之將。力屈計窮。往往視死如歸。忠臣義士。不可勝數。雖婦人女子。羞被污辱。此皆教化之效也。元之有國。其本固不立矣。犯禮義之分。壞廉耻之防。自古未有。不數十年。棄城降敵者。亦不可勝數。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大軍北征以來。為之死事者。何人乎。其遺風流俗。至今

未革。深可怪也。臣謂莫若敦禮義尚廉耻。守令則責其以農桑學校為急。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以平獄緩刑為急。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諸生。升於太學者。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且令宿衛辦事。以觀公卿大夫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可以塞覬覦富貴。僥倖爵祿之心也。治道既得。陛下端拱於上。百官效能於下。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吉祥。莫不畢至。尚何天變之不消也哉。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肉。速逮來。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帝喜。乃敢奏。命繫刑部獄。瘐死獄中。先是。伯巨將上書。語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見而患

遲。其一事難見而患速。縱無明詔。吾猶將言之。况求言乎。其意蓋謂分封也。然是時諸王止建藩號。未曾裂土而封。不盡如伯巨所言。迨洪武末年。燕王奉命屢出塞。勢始強。後因削奪稱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爲先見云。福王時。追贈伯巨御史。諡忠愍。

鄭士利字好義。寧海人。兄士元。剛直有才學。由進士授懷慶府同知。時方役民運鹽給軍。士元令軍自運鹽。權貴人撓之。不爲動。擢湖廣按察使僉事。荆襄卒乘亂掠婦女。吏不敢問。士元立召將領還所掠。安陸有冤獄。御史臺已讞上。士元奏白其冤。御史大夫銜之。會考校錢穀。冊書空印事。覺。凡至印者論死。佐貳以下。榜一百戍遠方。臺吏因陷士元繫獄。帝方

盛怒。以爲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諫。士利嘆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爲天子殺無罪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士元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兩縫印。非一印一紙比也。縱得之。無益。况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決。至部乃定。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冊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

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無詞。朝廷求賢士置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爲陛下惜之。書成欲上數矣。未決。閉門逆旅。泣數日。兄子問曰。叔何所苦。士利曰。吾有書欲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生數百人。我何所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貌不揚。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入奏。帝覽書大怒。下丞相御史。襍問。誰教若爲此。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否耳。吾業爲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爲我謀。辭不屈。與士元皆輸作江浦。而竟殺空印者。

者。

周敬心。山東人。太學生。洪武二十五年。訪求曉曆數者。爵封侯。祿千五百石。敬心上疏極諫。且及時事數條。曰。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不在曆數。三代尚矣。三代而下。最久莫如漢唐宋。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其久也以有道久也。其短也以無道短也。陛下膺天眷命。救亂誅暴。然神武威斷。則有餘。寬大忠厚。則不足。陛下若效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孤方小道之人耶。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北出沙漠。爲耻。不得傳國璽耳。臣聞楚平王時。琢卞和之玉。至秦始皇名爲璽。歷代遞嬗。以訖後唐。治亂興廢。皆不在璽。石敬瑭亂。潞王攜以自焚。則秦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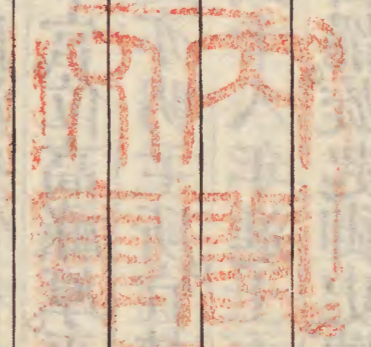
固以毀矣。敬塘入洛，更以玉製晉亡入遼，遼亡遺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扎刺爾者，漁而得之。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璽，仁爲之璽，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陛下奈何忽三代之大璽，而求漢唐宋之小璽也。方今力役過煩，賦斂過厚，教化溥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於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卒，廣籍資財，征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治也。臣聞秦隋元魏好殺不已，迨其後世，至於滅絕。漢時誤殺孝婦一人，東海枯旱三歲，人事天應，不可不謹也。臣見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

坐胡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爲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於茲見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夫豈無故。臣又聞明王賞不僭，而刑不濫，刑旣濫矣，賞復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賜鈔五錠，出征軍官，位高祿厚，平寇禦侮，固其職事，而厚斂窮民，濫行賞賜，此亦明王所宜禁也。書奏報聞。

王朴，同州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本名權，帝爲改焉。除史科給事中，以直諫忤旨罷。旋起御史，陳時事千餘言，性鯁直，數與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爭之彊，帝怒命戮之。及市召還，論之曰：汝其改乎。朴對曰：陛下不以臣爲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

875
22

願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竟戮死。帝撰大誥。謂朴誹謗。猶列其名。



明史藁

列傳第二十四終

安政下品

